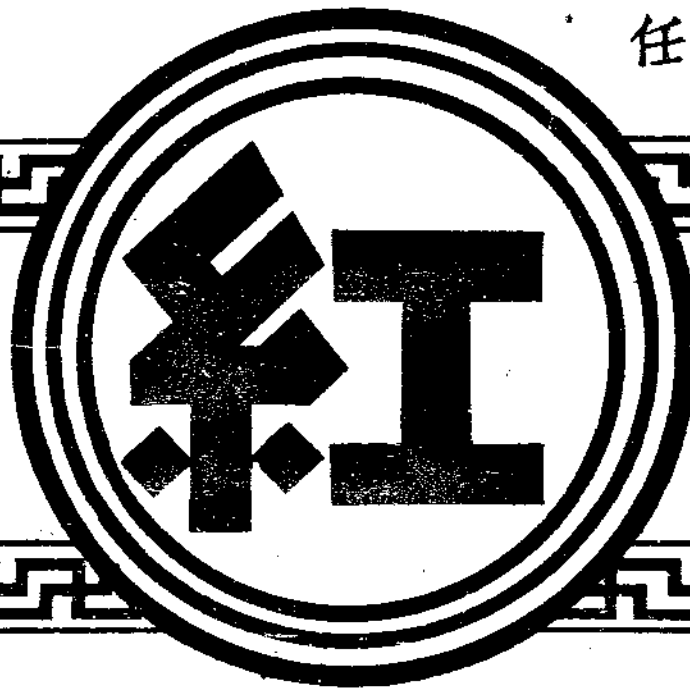


期二第

任主鶴獨

誌



雜



THE SCARLET MAGAZINE

書 圖

行 發

海 世 界 書 館 藏
南 京 國 書 館

上 學 中 三 第

通告

敬啓者本雜誌採集稿件新舊參半內容豐美類皆海內名流所撰述趣味濃郁允稱獨步出版以來頗受社會歡迎倘蒙 定閱請將下面定單裁下詳細填註連同書款寄費一併惠寄上海四馬路世界書局當即照辦理按期寄奉決不擱誤此佈告

順頌
台綏

上海世界書局定書部社謹啓

零售	每	實售大洋一角	本國	每期一分	用中國八分以內
半年	廿五期	實售二元二角	日本	每期三分	之郵票代洋十足
全年	五十期	實售大洋四元	外國	每期四分	通用以示優待

定書單

逕覆者頃閱 貴社通告藉悉新出紅雜誌趣味濃郁售價低廉甚合鄙意用特 預定 期 自第 期起 計書款寄費共大洋 元 角 分悉數寄 奉至祈 察收並給收據以後務請按期照寄遞交 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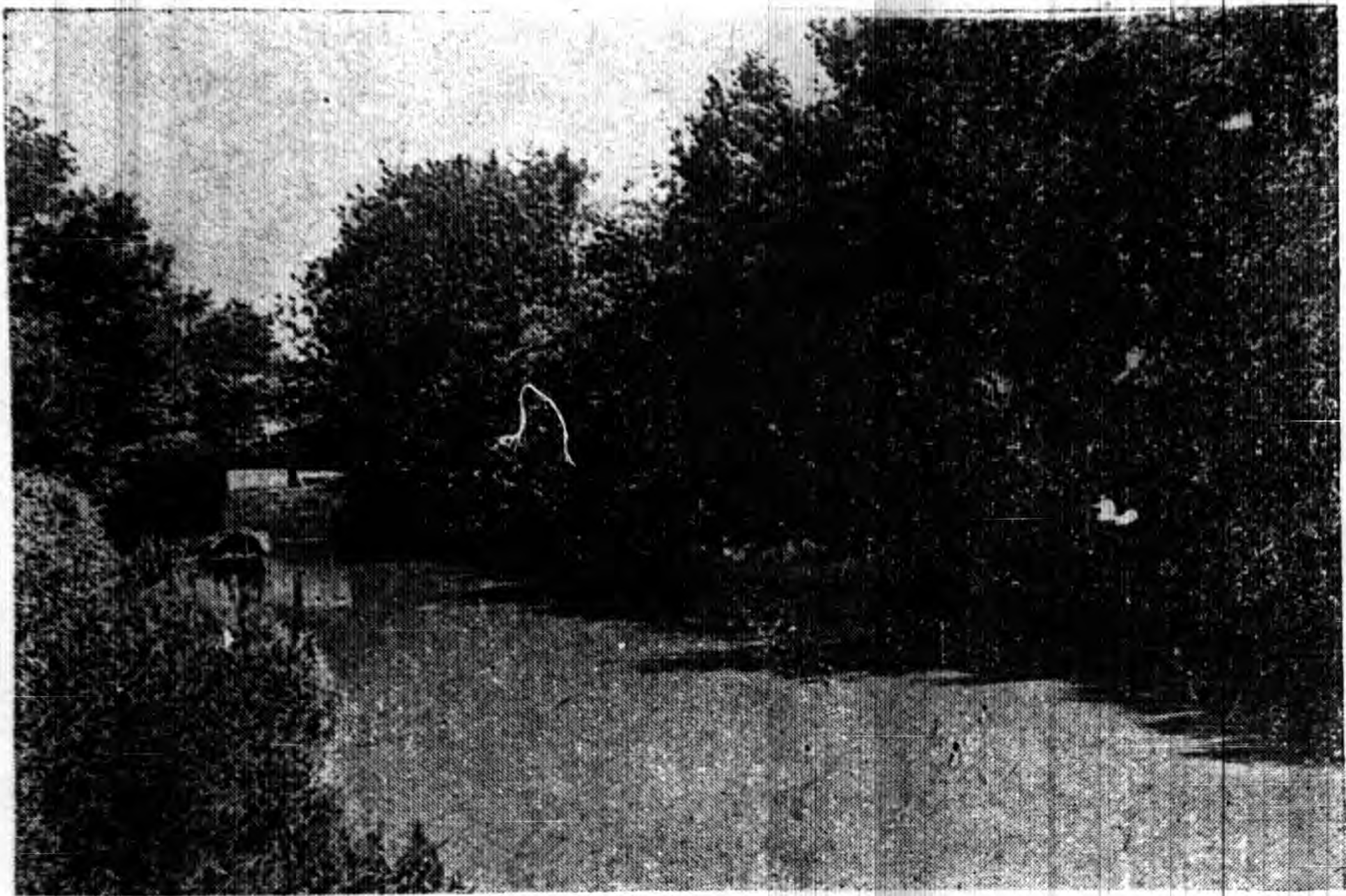
收爲荷此請

上海世界書局 定書部 台照

啓 月 日



杭 妓 李 湘 君



景 風 匯 家 徐 海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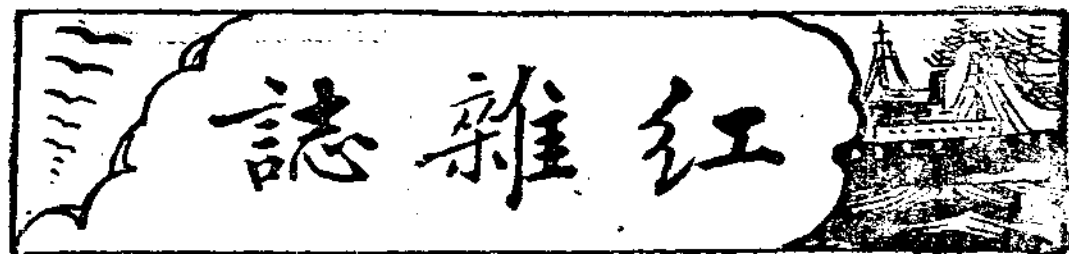
上海
蘇州銀行廣告

本行資本五十萬元業經呈奉財政部註冊農商部給
照分設蘇滬兩行專辦有獎儲蓄及各種儲蓄兼營銀
行一切業務章程完美手續迅速開辦迄今信用卓著
營業日臻發達茲爲優待存戶起見凡與本行有儲蓄
者在百元以內匯至蘇州不取匯費以酬盛意

備有詳章函索即寄

經理洪少圃

協理陳筱舟
襄理張洪疇



第二期目次

說紅·····	海上漱石生
小說點將錄·····	大胆書生
眼底微塵錄·····	馬二先生
熱得來·····	吳雙熱
廢督五更調·····	姚民哀
新彈詞·····	戚飯牛
彩票唱春調·····	陸嘯梧
新造童歌·····	戚飯牛
滑稽聯語·····	程瞻廬
社會閒評·····	施濟羣
西史拾遺·····	嚴天伴
打財神·····	姚民哀
歌場瑣聞·····	一葉
說紅·····	阿紅

□ 短篇小說

懼內的偵探家·····	求幸福齋主
留學生(一)·····	嚴獨鶴
面之模型·····	胡寄塵
西婦之狗·····	許指嚴
婦女·····裝飾·····	章怡巖
紅寶石·····	程小青

□ 長篇小說

新歇浦潮·····	海上說夢人
第二回	失皮夾吳人鬧笑話 打麻雀公子憤浮言

說紅

漱石

紅雜誌出版了。有人問我。將來的銷路可好。並且看了他可有味道。我說這一種紅雜誌。開頭就是一個紅字。銷路一定很紅。至於內中的味道。有幾種紅色的水。果。可以取譬一下。我來說給你聽。最紅的是柿子。皮色紅得十分光緻。裏面的肉。吃起來甜而有味。那就是紅雜誌的外表好看。

說紅



懼內的偵探家

求幸福齋主

魏福摩是在警察局裏任事的人。所以常常以中國偵探大家自命。據說也曾辦過幾次竊盜案。捕獲得幾個鬼頭鬼腦的盜賊。雖沒會結交上一個華生似的好弄筆墨的朋友。替他來撰著什麼偵探案。然而常常在妝台邊對着夫人。自己誇獎自己得了不得。他夫人王智英。嫁着這麼一個多才多藝。嶄新不凡的偵探家。也很能信任他。丈夫所言不虛。是的。的確確真有些偵探本領。有一天。這位偵探家簡單的家庭中。忽然新來了一位女客。是他夫人同學的表妹。既屬學友。又兼着是親戚。他夫人對於這位女客。自然是格外歡迎了。

懼內的偵探家

一

內容。更。是。甜。津。津。的。很。有。味。兒。
還。有。一。種。是。硃。紅。福。橋。看。見。了。
人。人。歡。喜。剝。開。來。脈。絡。分。明。上
口。時。一。瓢。一。瓢。的。滋。味。甚。甜。那。就
是。紅。雜。誌。分。門。別。類。最。是。耐。人。咀
嚼。有。味。還。有。一。種。是。紅。心。山。芋
越。吃。到。心。裏。越。甜。那。是。紅。雜。誌。看
到。中。心。覺。得。他。格。外。有。味。還。有
一。種。是。紅。皮。甘。蔗。越。吃。到。根。上。越
甜。那。是。看。紅。雜。誌。越。看。到。後。頭。越
好。更。有。一。種。是。紅。棗。子。俗。語。說
乾。薑。薑。棗。越。老。越。好。那。是。紅。雜

魏福摩從警察局裏辦完公事。回到家來。見他夫人房裏坐着一位
女客。年紀祇在十七八歲之間。容貌和裝束上。都非常美麗。不由怔
了一怔。陡發動了一種愛美觀念。他夫人便忙着前來介紹說。這是
我表妹廖婉珍。從前我們還在女子音樂學校裏同過學呢……這
是我們福摩。人人都稱他是中國偵探家。
廖婉珍聽說表姊夫是偵探家。不覺肅然起敬。并很注意在福摩身
上打量一番。要看看偵探家與尋常人不同的地方。究竟是什麼所在。
福摩藉此機會。樂得與婉珍親近。便與婉珍一搭一搭的攀談起來。
從此福摩公餘回家。必得先找婉珍談話。又聽得夫人說。婉珍的鋼
琴打得好。家裏現放着夫人常用的鋼琴一具。便時時央告婉珍奏
一兩曲。每逢婉珍奏琴之時。他彎着腰替婉珍檢點琴台上邊的曲
譜。遠遠望去。他二人的面龐。幾乎要湊在一處接吻了。一陣將琴奏

誌。中。有。許。多。老。名。士。的。著。作。其。趣。味。與。衆。不。同。再。有。一。種。是。水。紅。菱。鮮。甜。絕。嫩。那。是。紅。雜。誌。中。的。香。豔。文。字。再。有。一。種。是。紅。果。兒。（即。山。查。北。人。皆。呼。爲。紅。果。兒）那。是。紅。雜。誌。中。出。色。的。哀。情。小。說。看。了。時。令。人。心。酸。回。味。却。還。是。甜。的。再。有。一。種。是。紅。蘿。蔔。皮。是。紅。的。肉。是。白。的。芽。是。綠。的。花。是。黃。的。五。顏。六。色。最。是。好。看。那。是。紅。雜。誌。的。五。彩。封。面。人。家。見。了。惹。看。得。很。所。以。這。一。種。紅。雜。誌。祇。要。編。

紅

完。他。又。忙。着。拍。掌。并。再。三。稱。贊。婉。珍。的。鋼。琴。打。的。好。音。節。和。手。法。都。在。他。夫。人。之。上。有。時。他。夫。人。說。老。在。家。裏。處。得。很。膩。煩。的。我。們。出。去。消。遣。消。遣。罷。他。說。外。邊。那。些。公。共。游。戲。場。人。多。品。雜。那。裏。有。什。麼。高。尚。的。娛。樂。兼。之。空。氣。太。壞。又。不。合。衛。生。不。如。在。家。裏。清。清。靜。靜。談。一。會。天。打。一。回。琴。倒。還。享。受。些。清。福。呢。他。夫。人。討。了。這。場。無。趣。漸。漸。就。有。些。不。願。意。了。

原。來。他。夫。人。既。嫁。給。一。位。偵。探。家。做。妻。室。潛。移。默。化。和。平。日。濡。染。下。來。自。然。也。有。些。偵。探。本。領。但。是。夫。人。們。要。做。偵。探。既。不。幫。同。丈。夫。在。警。察。局。裏。辦。案。便。祇。好。在。家。裏。防。賊。不。然。就。沒。有。使。用。偵。探。本。領。的。機。會。了。不。過。說。到。在。家。防。賊。這。句。話。魏。先。生。僅。僅。是。一。個。警。察。局。的。科。員。并。非。是。什。麼。紐。約。城。中。倫。敦。市。上。的。大。富。豪。不。惟。沒。得。什。麼。價。值。巨。萬。的。珍。珠。鑽。石。恐。怕。連。一。隻。來。路。貨。新。奇。堅。固。的。保。險。櫃。都。不。

輯的人。將稿子。別選得。道地些。不要。把半紅。半紫的。爛桃子。不紅。不紫的。爛楊梅。夾雜在內。拿得。穩出版。以後。銷場。一定是。包拍大。紅西瓜。日後。非但。編輯的。可以分。得到。花紅錢。拿回去。他夫人。也笑。開着。緋紅的。櫻桃小口。哩。其人。聞言。點頭。答道。如此。說來。紅雜。誌的。味道。竟是。四時。鮮果。我必。定要。買幾本。來嘗嘗。看你的。話對。與不對。我說。對是。決定。對的。不過。你是一個。老饕。配上了。你的。胃。

見得。會有。那些。亞森羅蘋。式赫赫。有名的。劇盜。又怎肯。光顧。前來。供。他夫人。偵探的。試驗呢。至于。那些。鑽穴。踰牆的。小偷兒。又都。已知道。這是。中國。偵探家。魏大人的。住宅。更不敢。輕易。在太歲。頭上。動土。貓。兒嘴裏。偷食。于是。這位居。家戒嚴的。偵探夫人。幾幾乎。無賊。可防了。但是。夫人。既學會了。這套。偵探本領。終不能。埋沒。不用。好在。對外。不。足。對內。有餘。又何妨。防起家。賊來。至于。這家。賊是那。一個。便不得不。委屈。魏先生。一下。暫且。做個。嫌疑犯。本來。世界上。一般。女子。婦人。都。有一種。能偵探。自己。丈夫的。天才。或是。丈夫。有了。什麼。外遇。或是。丈。夫。把愛情。移轉。到旁人。身上。都能。很容易的。從形色。上言語。上。一。偵探。出來。絲毫不。算是。什麼。怪事。

偏偏。那位。富有。愛美。觀念的。魏福摩。和天真。爛熳。過于。活潑的。廖婉。珍。兩個人。又不知道。什麼。叫着。避嫌疑。什麼。叫着。顧忌。諱。把一切。愛。

口。將來。每。個。月。要。多。花。幾。角。洋。錢。
那。却。不。干。我。事。

小說點將錄 (續)

大。胆。書。生。

豹子頭林冲。李。涵。秋。

贊。曰。禁。軍。教。頭。(涵秋爲師範
學校教師有年)冠絕時流。見擯
王。倫。有。志。莫。酬。(涵秋曾有紀事
自述昔年初作小說時有稿投某
書局未錄)怒潮澎湃起英雄(涵

小說點將錄

慕契合的情形。很忠實的獻呈給魏夫人看。這還要再從形迹上偵探嗎。祇須在心理上猜度一番。便能斷定魏福摩將對待夫人的愛情。快要移轉到廖婉珍身上去了。

這種重大的發見。很教魏夫人十分焦心。祇因廖婉珍究竟是他的親戚。不好當面怎樣道破。要是旁的人。怕不聲色俱厲的登時潑翻醋甕。然而那妒忌的烈焰。又在他心裏發炎。無論怎樣沈默不下去。祇好悄悄地將丈夫喚到房中。很嚴重的申斥道。你這兩天對於表妹的情形。未免太無顧忌。毫不將我放在眼底了。老實給你說。他是我的親戚。又是我的同學朋友。他年紀輕。不懂事。我要從旁保護得他。不許你胡亂去誘惑。魏福摩聞言。好像聽了一聲霹靂春雷。嚇得連忙辯護。說他絲毫沒有旁的心思。不過在交誼上很殷勤款待表妹罷了。爲何夫人恁地多疑。萬一被表妹和旁人聽了去。豈不是十

體內的偵探家

五

秋以廣陵潮得名。匹馬單槍。孰與儔。

雙鞭呼延灼。陳蝶仙。

贊曰。舞雙鞭者。號大將。舞雙翅者。稱仙蝶。蝶似人。人似蝶。能征慣戰。是曰無敵。蝶仙爲無敵牌牙粉廠主人。

霹靂火秦明。何海鳴。

贊曰。碗箸紛飛。鬧學堂。性急如火。怒欲狂。見半月雜誌中何海鳴君自著新年之回顧。言兒時在學校中大鬧飯碗風潮。夜走瓦。

分難爲情麼。他夫人又冷笑道。怕難爲情。就不該那樣要好。得和蜜糖一樣。要粘牢在一塊。咳。你祇知道你會偵探人。就欺負我不會偵探你麼。

說來說去。說語的聲音漸漸高朗起來。魏福摩生怕傳揚出去。再三央告夫人不要如此聲張。表妹就住在隔壁哩。夫人道。限你從今天起。不准與表妹單獨在一塊說話。更不許要求他打鋼琴。依了我萬事皆休。不然。我就大聲疾呼。同你們鬧。我決不能讓你們舒舒服服的講戀愛。福摩此時但求夫人不替他鬧笑話。其餘訓條一一承認遵守。於是伏伏貼貼的簽定了這床下之盟。垂頭喪氣。仍回警察局去。夫人還臨別贈言道。認真多辦些公事。或好好偵探幾件盜案。不准老早就回家來。躲在屋子裏與表妹纏混。閱者諸君。天下竟有不顧丈夫早回家來的夫人。這總算是例外的了。

礮場當年門老張將軍。雖敗威名揚。

大刀關勝。包天笑。

贊曰。躍馬橫刀仰天大笑。獨當一面。其志不小。

雙槍將董平。周瘦鵑。

贊曰。一手作一手譯。雙管齊下。比雙槍兒女英雄俱本色。（董平好近女色。瘦鵑亦以言情小說見長）

（待續）

魏福摩做偵探。不怕盜賊。却甚是怕夫人。既被夫人偵探出他的秘密。三令五申。不准再與表妹講自由戀愛。和一切的交際。而且不許老早回家。與表妹見面。心中暗暗驚訝。他夫人偵探本領的高強。居然偵探着偵探家來了。兼之自己又是一個懼內的偵探家。夫人的訓諭。比警察長的命令。還厲害。萬萬不敢抵抗。只好沒精打采。躲在警察局公事房裏。發了一天的悶氣。幾次三番想着那可愛的廖婉珍。歌是唱得怎樣好。打鋼琴的手。又長得怎樣纖葱。琴聲又怎樣悠雅。言談又怎樣有趣。有意無意怎麼一笑。又笑得怎樣動人。渾身上下。又那一處不美麗。眼見得平日耳鬢廝磨。漸漸都覺得有戀愛的朕兆了。如今硬被夫人從中作梗。不准我們行使這種男女交際。還說我要誘惑人。其實我很能自己答復自己。這是一種很純潔很高尚的戀愛咧。爲什麼夫人這樣大驚小怪。居然要妒嫉起來。冤枉我

眼底微塵錄

馬二先生

黑暗中底文明

北京琉璃廠有許多骨董鋪。乍一進去。祇覺滿眼漆黑。不辨一物。稍定之後。纔看出許多紛亂的東西。形形色色。雖然種類甚多。但却分不出什麼好壞。與真贗來。那些好之者。却不惜工夫。常常跑進店中去。用披沙揀金的方法。慢慢的搜羅佳品。有時也居

不打緊。冤枉那安琪兒一般的廖婉珍。怎麼對得起人……唉。真是罪過。真是冤孽。然而除了服從以外。又無其他對待方法。這樣悶了一天。好不容易天已黑了。心裏雖很想早些回去。然念在第一天風頭上。夫人命令。恍惚耳邊還聽見聲音。怎敢當天就違背不遵。找些閒氣來洩。如此欲前又却。猶豫了許久。還是服從。聞訓要緊。一時忍不住寂寞煩悶。索性跑到戲館裏。獨自聽了一夜的戲。及至戲闌人散。已是一點半鐘了。這才快悵歸去。剛一走進衙堂。繞到自己住宅的後門。想敲門進去。忽然抬頭一看。後樓亭子間。牕戶旁。吊着一根軟梯。係用兩根繩子。從頭到尾。綁上幾支鉄條。取來拋在牕沿上。便可以掛住。吊下來作梯子用。這明明是竊賊用的一種工具。再一想。這亭子間。就是表妹的臥室。被賊驚嚇了他。那還了得。一時奮勇當先。便盡平生擊賊的本領。從軟梯上

然。獲。着。些。很。珍。貴。的。東。西。

這。種。骨。董。店。可。以。表。現。出。中。國。的。文。明。了。中。國。便。似。那。骨。董。店。一。般。是。黑。暗。的。中。國。的。文。明。便。似。骨。董。店。中。的。珍。品。雖。然。也。有。不。少。但。是。埋。沒。在。這。黑。暗。的。店。中。雜。列。於。許。多。紛。雜。凌。亂。的。贗。品。之。內。假。使。不。用。工。夫。去。搜。求。一。時。却。不。易。得。着。

中。國。的。文。明。爲。什。麼。祇。埋。沒。在。黑。暗。裏。或。者。也。許。是。由。于。專。制。政。體。的。關。係。專。制。政。體。一。切。都。含。有。自。私。的。意。思。所。以。中。國。幾。千。年。來。的。奇。珍。異。寶。

眼。底。微。塵。錄

跟。蹤。上。去。跳。進。牕。戶。碰。得。牕。子。非。常。響。亮。與。那。賊。輕。輕。悄。悄。的。不。同。這。一。來。不。但。把。那。賊。嚇。了。一。跳。連。表。妹。也。在。床。上。驚。醒。了。

廖。婉。珍。睡。眼。朦。朧。從。床。上。驚。起。見。牕。門。已。打。開。了。牕。外。一。隙。微。光。照。進。來。映。着。有。兩。個。人。影。在。那。裏。爭。鬥。嚇。得。魂。不。附。體。大。聲。呼。着。有。賊。：。便。想。摸。到。牆。壁。上。去。開。電。紐。怎。奈。渾。身。戰。抖。一。個。不。小。心。黑。暗。中。被。椅。子。絆。倒。就。跌。倒。在。樓。板。上。如。昏。暈。了。一。般。再。也。扒。不。起。來。

魏。福。摩。沒。隄。防。着。今。晚。要。在。家。裏。捉。賊。絲。毫。沒。有。準。備。第。一。沒。帶。手。槍。第。二。又。沒。帶。手。鐮。黑。暗。中。與。賊。廝。打。全。仗。着。力。氣。福。摩。不。是。拳。術。家。被。那。賊。一。拳。打。倒。等。到。再。扒。起。來。看。時。那。賊。早。已。從。牕。邊。牽。着。軟。梯。一。躍。而。下。連。那。件。軟。梯。也。帶。了。走。了。

這。才。由。福。摩。將。電。燈。開。開。又。從。樓。板。上。將。表。妹。扶。起。廖。婉。珍。驚。魂。甫。定。站。立。不。穩。如。臨。風。楊。柳。一。般。簡。直。就。倒。在。福。摩。懷。裏。福。摩。竭。誠。撫。

霍。內。的。偵。探。家

早已被歷代帝王搜去藏於他們個人的府庫之中。不但。不。給。人。們。看。見。並且。不。使。一。般。社。會。中。知。道。風。氣。所。被。一。般。巨。室。豪。族。也。仿。照。辦。理。各。私。其。寶。這。種。自。私。的。精。神。並。不。限。於。物。質。方。面。一。切。學。問。藝。術。都。是。如。此。所。以。便。構。成。這。種。黑。暗。中。的。文。明。

有人說：「中國的文物都是不值一錢的。」我說：「這必是不會用工夫逛過骨董店的。所以他祇看見那些紛亂的贗品。並不知道也有一二珍品混列其中。」

慰用手拍拍婉珍的酥肩。連稱賊已走了。表妹不用怕了。不想他夫人此時也聽着後樓很不安靜的聲息。披着衣跑來看。恰巧那門又未曾加鍵。一頭闖進來。那裏看見有什麼賊。祇見福摩與婉珍二人樓抱在一處。

這種景象。益發教魏夫人十分懷疑。以爲是福摩有意闖入他表妹室中。施行調戲手段。他表妹起初不知是福摩。故而大呼有賊。及已認明。便也毫無抗拒。千肯萬肯。倒在福摩懷中了。想到這裏。不由異常着惱。圓睜着杏眼。發出一種苦笑的聲音。

福摩見夫人到來。陡然覺得要避嫌疑。便將婉珍扶在椅子上坐下。婉珍此時清醒過來。也覺得適才倒在姊丈懷中。有些羞愧。福摩便急忙將適才經過的情形。對他夫人報告一番。說怎麼看戲回來。看見廳下掛着軟梯。怎麼上來與那賊爭鬥。被他從黑暗中偷跑。怎麼

有人主張把西洋文明移植到中國來。我說：『這個方法譬如把骨董店改爲洋貨店。雖然另進新貨生意必然發達。但對於舊貨若一切擱置。或是毀棄。未免可惜了。何不利用開洋貨店的方法。把許多真的和贗的古董品都陳列在光明的大玻璃窗內。任人檢擇呢？』

熱得來

雙熱

電氣風扇羨羨藜（旋轉也）熱得

熱得來

又從樓板上扶起表妹。他已昏暈得不省人事。他夫人聽了聽。却不以這種解釋爲可信。反而譏諷着道：『半夜三更大驚小怪的。以爲真個有賊。那知道是你一人躲在表妹房裏。並沒有什麼賊。可以被我看見。只聽着你們說一番夢話罷了。』說完。拔足就走。自去睡覺去了。福摩趕快追去。房門却已關上。

這時候廖婉珍也明白他表姊說話的意思。這簡直誣衊他與姊夫有什麼幽期密約似的。想不到出來作客。在半夜裏受了非常的驚恐。不算。還得着意外的冤屈。於是他也關起門哭起來了。祇有魏福摩一人。走頭無路。跑在樓下客廳裏。悶坐在一張靠椅上。不斷的自言自語道：『這是那裏說起。』

第二天清早。各人都已起來。廖婉珍與他表姊辯理。說他損害一個閨女的名譽。魏夫人與福摩搗麻煩。說你既是捉賊。爲什麼將賊放

屋內的偵探家

一一

燕得來

俚來真邪呀氣。
盆湯裏好生意。大家才要跑進去。活剝皮。壯格賽過出白豬。瘦個像隻落湯鷄。赤身露體真寫意。客串一齣水漫金山擊手呀戲。夜花園。軋來些。少奶奶。小弟弟。大少爺。小娘姨。還有姨太太。勒大小姐（姐讀若擠）乘風涼。蠻寫意。男女拆白半夜三更忙來些。登拉影戲場浪尋主顧來兜生呀意。

遊戲場。人頭忒擁擠。有點汗酸。

樓內的偵探家

一二

走。只願去抱表妹。況且也沒有第三個人可以出來作證。證明昨天晚上的確有賊來過。好在你是個偵探家。就限令你從此替我們出去捉賊。幾時將賊捉住。你就幾時回來。將這番疑案交代個水落石出。不然你就在外邊多偵探幾天。不許你再回家來這樣大驚小怪。驚嚇我們。婉珍道。好好。不如此不足以表明姊夫和我的心跡。就請你快去捉賊罷。我也還在這裏等候。三天想必你未見得就這樣肯忍心糟塌我的名譽。

魏福摩此時接着夫人第二道訓令。也覺得非此不足以解釋誤會。自己遭申斥不打緊。還認賴着一個如花似玉的好人咧。況且偵探家裏被竊盜光顧過。不將此賊擊住。也未免丟了偵探家的面子。便一口應允下來。

那知出來一連訪了兩天。竟偵探不出半絲綫索。看看第三天限期

氣。看長看短。擠拉人淘裏。熱得
俚來弗有趣。臭汗搭搭滯。交關
弗寫意。連忙向後轉。跑出去
乘風涼。透空氣。爬到屋頂浪去
看影戲。然而係也去。我也去
挨勒挨。擠勒擠。那末仍舊軋
得倅來熱來呀些。
有子銅鈿頂寫呀意。儘讓熱。弗
怕俚。電風扇。裝得起。冰忌廉
吃得起。到子夜裏向。坐子汽
車兜圈子去。黃浦灘浪涼來些。
真寫意。看看黃包車夫真苦氣。

快滿。不惟不能交夫人的差。而且很辜負了表妹的盼望。一個人焦
躁異常。將手底下一般小偵探叫進來。很嚴厲的申斥幾句。囑付他
們加緊緝捕。便悶悶不樂。獨坐在公事房裏。唉聲嘆氣。把那賊恨得
牙癢癢地。爲何東不偷。西不偷。單單偷他表妹屋子裏的東西。害得
他這般好苦。

他有一位同事朋友叫劉君實。也是警察局員之一。見他一天不回
家去。祇躲在局裏發悶氣。或是在外邊亂跑一陣。弄得滿頭是汗。便
向前問過明白。他也就一一把自己的難處和限期。說個清楚。那朋
友笑道。這又何難。我們中國偵探向來是會冤枉良民做賊的。隨便
拏一個人硬栽些賊。就可以扳他做賊。拏去銷差。如今你應付太太
們的公事。婦人女子。尤其易于軟騙。你胡亂拏一個人去。送給他們
看。說這就是那天晚上扒廳的賊。回頭再把那人放掉。既可以銷差。

蒸得來

櫃內的偵探家

一四

兩隻飛毛腿。插拉屁股裏。嘴裏噙哈哩哈大透氣。(大透氣即喘也) 頭浪臭汗一直滾到腰眼呀裏。

熱得俚來真邪呀氣。讓還大塊頭。

頂頂熱弗起。汗末。(末讀若默)

夾夾披。身浪臭來些。碰著該種。

大塊頭。(該種猶此等之意) 阿拉。

情願迴避俚。(其實阿拉亦一大塊

頭也一笑) 大塊頭。勁動氣。

阿拉登拉條個火爐半邊實在熱弗

起。再加子。臭來些。懇求俚。

又沒曾害人。這是何等不妙。

福摩一聽如夢初覺。忙着就想去尋一個假賊。那朋友又道。不用尋了。我就裝一回假賊。賠你頑一回把戲罷。我向來是很歡喜開頑笑的。於是兩人商議定妥。拏一副手鏡。將劉君實胡亂銙着。由福摩押回家來。

一走進門。福摩就高聲嚷道。賊捉到了。你們快來看呀。一時驚動他夫人和表妹以及一切僕役人等。都跑下樓來張望。他夫人有些畏懼。倒沒什說得。偏偏他表妹天真爛熳。將那賊上上下下打量一番。覺得這人衣履整齊。相貌也不十分俗。有些不像賊。便上前問道。賊賊咧。

這一問。把福摩和那假賊都問楞了。福摩暗叫一聲荒唐。怎麼前天不問他失掉什麼東西沒有。忽然外面又有幾個人推門進來。福

小破費。買點廣生行個花露水。勒香水精。洒一洒來。滯雨滯。再要請俚鑽拉冰箱裏。拏個身體冰過。七日七夜弄得涼來些。那末阿拉才始歡迎呀俚。熱得俚來真邪呀氣。蚊蟲打造新世界。臭蟲開關殖民地。叮得俚來癢齊齊。痛嘻嘻。團團寶寶皮。膚嫩來些。直頭有點叮弗起。二三更。半夜裏。亦痛亦癢交關難。撮祭（撮祭吃也）于帝于帝啼啼。哭哭出眼呀淚。

熱得來

摩一看。却是他部下的小偵探。還銬住一個衣衫襤褸面目凶惡的真賊呢。他部下道。這廝在押當店裏當一珠花被。我們一件盤問。他承認是在魏公館偷的。故而將他捉來。婉珍一手將珠花接過。嚶道。這就是我失掉的東西。因為表姊疑心我。我一時生氣。懶去對他說。如今賊證俱在。這一定是真賊。那先前被表姊夫捉來的。恐怕有些冤枉。快快將他放了罷。怪可憐的。小偵探認得劉君實。也搶上前說道。劉先生。你怎麼也在這裏。

劉君實見被人認出。連快將那未鎖的手銬。除了下來。拏在手裏。有些不好意思。便溜了開去。福摩紅着臉。將小偵探吩咐幾句。他們也就把賊帶走了。他夫人不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又來盤問他。他不敢隱瞞。祇好說明就裏。他夫人笑道。這一來。拆穿你們做大偵探家的西洋鏡了。原來你們的偵探案。都是串通着朋友。編成假的來。

櫃內的偵探家

熱得。俚。來。真。邪。呀。氣。堂。子。裏。弗。
 有。趣。吃。吃。花。酒。又。又。馬。將。寫。意。裏。
 向。有。點。弗。寫。意。只。好。斯。斯。文。文。說。
 說。笑。笑。小。趣。趣。開。夜。廂。哈。滋。味。
 格。場。撲。克。打。得。熱。來。些。死。忒。郎。
 (譯音) 真拚死 郎劇磕 (譯音)
 磕殺伊 奉勸唔篤還是動開動
 進派司呀俚
 熱得俚來真邪呀氣 走路人熱
 來些 潮稀稀 汗滂滂 登拉身
 浪大出轡頭賽馬戲 路浪聞著一
 點臭氣味 就要天翻地覆發痧氣

欺騙人的。

幸而總算捉住一個真賊。將夫人疑團打破。表姊妹和夫妻之間。都一齊言歸于好。那個做假賊的劉君實。念着婉珍美貌。也從此涎着臉前來走動。大家見了他。都取笑他是個賊。婉珍別有見解。說劉君實排難解紛。為着朋友的事。不惜自認做賊。雖說是一場滑稽喜劇。然而這個人總算有俠氣的了。再經過幾次談論。知道他年輕還未娶親。便自由嫁給他了。這也算是一種犧牲的勝利和酬報。



留學生 (一)

獨鶴

王槐堂是一個鼎鼎有名的博士。他在外洋留學的時候。已經聲譽鵲起。担任着國內各報館和書局的特約員。時常有些著作。登在報紙上。或是雜誌上。大家讀了他的文章。沒有一個人不五體投地的。

獨有紅頭黑炭交關熱得起。阿
拉直頭服盆。俚頭浪向。布頭纏
得高來些。立拉馬路當中太陽頭
裏蠻寫呀意。
熱得俚來真邪呀氣。那麼括搭紅
雜誌。風頭辣來些。編輯主任獨
鶴先生忙來些。亦要登拉快活林
裏嚼白蛆。亦要趕到紅雜誌社稿
子發一披。俚係是個小大塊頭篤
篤肥。格種天氣熱得俚來臭要死
就是區區阿拉亦然難撮祭。撥
拉俚。逼殺罷。討稿子。要東西。

熱得來

佩服到二十四分到了。畢業回國之後。社會上自然爭先延攬。你也
要請他去當教授。我也請他去當編輯。簡直應接不暇。計算起來。他
一個人已兼任了兩個大學裏的教員。兩家書局裏的特約撰述員。
還有一家報館裏的編輯。其餘還有許多名譽職。簡直沒日沒夜忙
個不了。還有一層特別忙處。就是無論那裏開什麼會。總要請這位
王先生去演說幾句。撐個場面。這時候的王槐堂簡直成了藥中甘
草。沒有一張方子上用不着他了。
可是這位王博士職務担任得太多了。倒引起了一樁心事。一天坐
在他的書室裏。正在躊躇。忽然一個僕人送進一張名片來。說有客
來訪。槐堂接過名片一看。見上面印着吳軼塵三個小字。便對那僕
人道。你可會問他有什麼事要來見我。那僕人道。這位吳先生已經
來過好幾次了。問他有什麼事。他說不過彼此同學。多年沒見。特來

留學生

活冤家。罵聲。只好提起筆。
來寫兩句。放兩個。香兒。屁。一。
椿事體頂苦趣。電風扇。阿拉裝。
弗起。扇扇子。亦是來弗及。蚊。
蟲跑來綽白戲。叮得我來臭要死。
等到打俚已經一個轆頭出到子。
個吳淞去。氣得阿拉嘴唇浪向油。
瓶掛得起。賭神發咒一隻一隻阿。
彌陀佛死忒呀俚。

廢督五更調

民哀

一更一點月初升。廢督頂要緊。

拜訪是沒甚要事。他如今還候在客室裏。究竟見呢不見。槐堂道。他已來過好幾次了麼。你爲何早不告訴我。那僕人道。雖沒特地稟告。却每次都有名片放在書棹上哩。槐堂笑道。我每天回來書棹上的名片總有一大堆。也有認得的。也有不認得的。誰耐煩細細去檢查。不過樗在一邊。就算了事。也罷。這位吳先生的確是從前的同學。而且彼此感情很好。不過這幾年來。却久已生疎了。今天星期。恰好還有一兩個鐘頭的空。就見他一見罷。說着。便慢慢地走到客室裏去。那吳軼塵却已等得很氣悶了。兩人見了面。先隨意敷衍了一番。軼塵對於槐堂。自然是十分恭維。槐堂略謙遜了幾句。慢慢地問到軼塵的近况。軼塵囁嚅着說道。正是十分不得意。知道老哥回國以後。聲望很隆。交接也很廣。今天到此。一者敘敘多年的契闊。二者也想求老同學幫幫忙。介紹一個位置哩。槐堂道。你目前在那裏担任。

嘍呀呀得而噲。百姓纔贊成。電
報打得雪片形。纏弗清。嘸影響
呀。笑煞外國人。嘍呀呀得而噲。

阿要難爲情。

二更二點月放光。浙江盧永祥。

嘍呀呀得而噲。廢督先提倡。改

稱督辦有主張。會白相。王永泉

呀。調動啥名堂。嘍呀呀得而噲。

大家想一想。

三更三點月團圓。大家搶地盤。

嘍呀呀得而噲。有縫就要鑽。百

姓苦得團團轉。煎海乾。廢督軍

職務呢。軼塵道不瞞。你說我已賦閒了。一年多了。我自問從前在學
校裏。面成績總還算是好的。不知怎樣出了學校以後。許多同學裏
面。却祇剩了我一個人。沒得出頭。槐堂道講到在校時的成績。自然
算你最好。還記得我們同班畢業的時候。你高高的考了个第一。大
家都很佩服你。說是最用功。又最聰明。但不知爲什麼緣故。不能在
社會上發展。軼塵又嘆了口氣道。求學時代的成績。原也無足稱道。
最可嘆的是我自從出校以後。對於學問上面的確。很加了些功。便
比起眼前這些有名人物。來自信也。還不至於落後。無奈所如。輒阻
連自己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初出學堂的時候。捧着一隻冰冷
的教員飯碗。雖然吃不飽。餓不死。倒還可以混混。最近這幾年。却真
是愈弄愈拙了。連一只冷板櫓。都有些坐不牢。窮愁潦倒。實在也有
些愧對故人。細想起來。總怪我株守故鄉。沒有向外洋去走一趟。像

廢督五更調

呀。名字換一換。唛呀呀得而噲。

黑幕早拆穿。

四更四點月西下。換湯弗換藥。

唛呀呀得而噲。做官爲點啥。裁

兵春夢醒醒罷。免挨罵。有銅鈿

呀。纔想保身家。唛呀呀得而噲。

窮人苦煞快。

五更五點月落西。百姓該晦氣。

唛呀呀得而噲。書得疾藜藜。十

四塊洋鈿賣一担米。吃勿起。掉

槍花呀。軍閥纔寫意。唛呀呀得

而噲。亡國等得及。(音其)

留學生

二〇

你。就。好。了。一。朝。回。國。萬。衆。歡。迎。這。固。然。是。你。的。才。學。足。以。動。人。但。是。有。了。這。博。士。頭。銜。究。竟。也。添。着。許。多。色。彩。槐。堂。道。這。話。却。又。不。然。同。一。留。學。生。也。要。看。這。人。的。手。腕。是。否。靈。敏。老。實。告。訴。你。留。學。生。回。國。依。然。無。事。可。做。的。也。很。多。着。哩。便。是。你。所。以。不。得。意。的。緣。故。也。不。在。乎。出。洋。不。出。洋。你。的。性。情。是。狠。沈。默。的。平。素。又。落。落。寡。寡。合。輕。易。不。交。友。不。開。口。憑。你。有。天。大。的。本。領。又。有。那。一。個。知。道。來。登。門。請。教。呢。這。大。概。就。是。你。一。生。吃。虧。的。大。原。因。這。些。都。是。閒。話。也。不。必。談。了。倒。是。你。景。况。本。來。不。狠。寬。裕。豈。能。久。於。賦。閒。爾。我。至。好。自。然。要。爲。你。設。法。最。好。你。近。來。若。有。著。作。請。拿。些。來。讓。我。拜。讀。拜。讀。看。是。於。那。一。方。面。爲。近。就。介。紹。到。那。一。方。面。去。便。是。逢。人。說。項。起。來。有。了。著。作。給。人。家。看。就。好。作。爲。一。種。真。才。實。學。的。憑。據。省。得。人。家。不。肯。相。信。了。軼。塵。道。若。說。著。作。實。在。不。敢。當。這。兩。個。字。至。於。胡。亂。揮。寫。的。東。西。却。還。有。幾。

新彈詞

馬調

飯牛

馮玉祥

中。華。民。國。勢。堂。堂。踴。躍。用。兵。撻。伐。
張。奮。武。維。揚。名。將。帥。弟。兄。內。禍。
弭。蕭。牆。養。兵。千。日。今。朝。用。凶。器。
危。機。本。不。祥。我。願。望。兵。氣。消。為。
日。月。光。整。肅。軍。容。歸。節。制。令。嚴。
刁。斗。不。驚。皇。閭。閻。樂。業。安。居。福。
雨。順。風。調。熟。稻。梁。大。樹。將。軍。明。紀。
律。健。兒。十。萬。重。綱。常。屏。藩。雄。鎮。
開。封。府。統。治。軍。民。各。有。方。禮。拜。

篇要是別人也不敢給他看。既是老哥這樣熱心關愛，少不得要送來獻醜哩。

第二天軼塵便將他的近作分訂了兩本。一本是中文，一本是英文。寄給槐堂。槐堂細細的一看，不覺驚得咋舌。一個人自言自語的說道：「看不出軼塵數年不見，竟有這般的進步。像他這和著作老實說，我這個赫赫博士還得拜他為師，却怎的如此高才，倒會沒人請教。」昨天遇着共和書局的經理，說起他那裏正缺着一個雜誌部的編輯主任，託我荐人。我不如就薦了軼塵過去，一定可以得手。當下便寫了一封介紹信，又將軼塵的著作包在一起，正要差人送去。忽然轉念一想道：「阿呀，我這個人正是馱了放着這樣的好人才，不引來自用，倒去推給別人麼？我這兩天心中正覺得有個難問題不易解決，有了軼塵這難問題，可就不成問題了。想到這裏，便將那封信撕

新彈詞

耶○蘇○西○國○教○愛○人○學○道○普○無○疆○
黜○華○崇○實○遵○規○矩○首○振○頽○風○先○禁○
娼○吸○食○芙○蓉○膏○子○藥○風○行○雷○厲○
法○難○嘗○繡○鞋○絲○襪○奢○華○飾○課○稅○
每○雙○兩○只○羊○寓○罰○於○徵○思○改○革○
欲○閤○閤○去○早○從○良○倘○四○人○高○興○
又○麻○雀○打○聽○穿○時○孰○抵○當○立○刻○
捉○將○官○裏○去○肩○擡○賭○桌○走○街○坊○
勸○人○猛○省○回○頭○悟○治○亂○當○嚴○用○古○
方○我○低○首○傾○心○馮○玉○祥○

留學生

二二

去○重○寫○了○一○封○信○給○軼○塵○約○他○明○天○來○有○事○面○談○
槐○堂○到○底○有○個○什○麼○困○難○問○題○要○等○軼○塵○來○解○決○呢○原○來○槐○堂○雖○然○
得○了○個○博○士○頭○銜○究○竟○論○他○的○學○問○很○有○些○對○不○起○這○一○個○博○字○况○
且○他○職○務○既○忙○更○沒○有○研○究○的○功○夫○自○己○實○力○不○足○不○能○不○找○一○個○
後○盾○在○外○洋○的○時○節○另○外○有○個○朋○友○做○他○的○後○盾○回○國○之○後○倒○急○切○
尋○不○出○一○個○人○來○這○自○然○是○他○的○一○樁○大○心○事○了○如○今○遇○着○了○軼○塵○
他○頓○時○十○分○高○興○便○將○這○後○盾○之○責○屬○諸○軼○塵○所○謂○後○盾○之○責○是○怎○
樣○呢○倘○然○要○做○個○簡○單○說○明○便○是○他○去○當○教○員○由○軼○塵○編○講○義○他○去○
担○任○撰○述○由○軼○塵○做○文○章○他○去○登○演○說○台○由○軼○塵○預○備○演○說○稿○這○樣○
一○來○軼○塵○不○啻○就○是○槐○堂○的○靈○魂○至○於○槐○堂○給○與○軼○塵○的○報○酬○倒○也○
有○個○很○新○鮮○的○辦○法○也○不○說○每○月○多○少○薪○水○或○是○每○篇○著○作○得○多○少○
酬○資○恰○是○按○着○槐○堂○的○進○款○為○比○例○大○概○槐○堂○一○月○之○中○各○種○職○務○

彩票唱春調

嘯梧

近來獎券多得嘸淘成。巧立名目
險能聰明。冠冕翻戲拿窮人騙。
賺仔格號銅鈿要絕子孫。
大家纔想發橫財。財神菩薩忙殺
哉。我朋友認得多多化。勸聽見
嚙人着頭彩。
碼頭浪小工買彩票。出汗銅鈿真
苦惱。可憐末尾纔挨弗着。一個
月格人工白送掉。

彩票唱春調

留學生

二三

入。有。多。少。便。在。裏。面。提。出。十。分。之。二。給。軼。塵。作。爲。心。血。的。代。價。這
個。代。價。論。理。未。免。太。廉。但。是。軼。塵。正。在。百。無。聊。賴。的。時。候。得。蒙。故。人
青。眼。已。經。是。感。恩。知。己。那。裏。還。有。什。麼。磋。商。的。餘。地。槐。堂。怎。麼。說。他
就。怎。麼。辦。從。此。這。位。牢。騷。不。平。的。吳。先。生。便。作。了。王。博。士。的。入。幕。之
賓。了。
別。人。的。作。工。時。間。每。天。是。有。限。的。惟。有。軼。塵。的。作。工。時。間。却。是。無。限。
的。槐。堂。的。聲。望。越。大。職。務。越。多。軼。塵。的。腦。筋。和。手。腕。便。更。沒。有。一。刻。
的。停。息。這。樣。特。別。的。苦。工。做。了。一。年。多。他。倒。也。毫。不。厭。倦。有。時。偶。然
問。起。槐。堂。說。外。間。對。於。我。代。你。做。的。東。西。批。評。如。何。槐。堂。卻。也。很。坦
白。的。說。道。老。實。說。如。今。外。面。真。有。特。識。的。人。能。有。幾。個。你。的。作。品。我
見。了。異。常。佩。服。他。們。見。了。固。然。也。沒。有。個。不。佩。服。的。如。何。會。有。不。滿
意。的。批。評。呢。軼。塵。聽。了。精。神。上。自。然。十。分。愉。快。可。是。愉。快。不。久。也。就

彩票唱春調

黃包車夫買彩票。積仔幾角小洋
買一條。末尾小彩纔働着。叫天
叫地喊懊惱。
幫人家格下人買彩票。份頭拚仔
嚙多少。癡心妄想頭彩着。有起
頭來嚙收梢。
格種情形我嚙唱弗完。用脫銅鈿
還要受埋怨。頭彩開拉存票裏。
自家黑幕自拆穿。
獎多額少吹牛皮。買彩票格朋友
笑咪咪。大家爲啥能梗笨。一五
一十送上去。

留學生

二四

有很大的刺激來了。
有一天軼塵偶然赴朋友的宴。鄰席上有個洋裝的老者。在那裏高
談闊論說我們所辦的曙光雜誌上面近來每期都載着王槐堂博
士的著作真是不可多得的有了他的著作雜誌的銷路陡然加增
了一萬足見他的魔力真是不小軼塵聽着這些話忍不住要打聽
這說話的老者是什麼人。旁邊一個朋友暗暗告訴他道。這是實業
書局的總編輯江先生。在本地赫赫有名。你難道不認得麼。軼塵也
就默然不語。到了明天軼塵特地聚精會神的做了一篇論說寫上
自己的名字。郵寄到實業書局去作爲投稿。另外又恭恭敬敬地寫
了一封信附了一分郵票在裏面說明如不見用請將原稿擲還一
面封信一面自己沈思道。照昨天晚上這位江先生的評論大約我
的文章一定能被錄取。錄取之後將來我這吳軼塵三字也可以和

橫財不富命窮人。大家做夢快點醒。買魚買肉現到嘴。候補財神總挨弗進。

彩票壞處千千万。准許存案弗應該。搖灘牌九多要禁。格種大賭爲啥弗禁哉。

新造童歌

牛翁

諸葛亮

諸葛亮。出身在襄陽。道士打扮。住臘臥龍岡。劉皇叔來三請。教促。

新造童歌

醫學生

二五

讀者相見。不一定。要頂着別人的牌子。了他抱着無窮的希望。他這稿子寄去。誰知第二天那篇稿子就寄了回來。上面還用紅筆批着。不適用。三個大字。軼塵氣得目瞪口呆。恰巧槐堂又來催稿。說要做篇文章。寄到實業書局去。軼塵來不及再做。便索性將這篇文章另謄了一份。換上槐堂的名字。送去。不到幾天。曙光雜誌上已登了出來。并且還登的是第一篇。特用大號字排印。另外又在廣告上大吹特吹。說得王博士這篇著作。簡直是空前絕後。軼塵看着不覺倒抽了一口冷氣。

又有一次。槐堂病了。醫生說要休養一個月。新明大學裏。便不能去上課。但是他担任的鐘點着實不少。曠課太多。似乎不很相宜。就教軼塵代課。寫了一封信給校長。想請軼塵去代課。校長立刻有回信來。問軼塵的履歷。槐堂又教軼塵寫了封信去。說明了軼塵的種種。

做丞相 手裏拿把羽毛扇 身上
 着件白鶴氅 貌堂堂 聲朗朗
 面孔標緻賽張良 調遣趙子龍
 吩咐關雲長 六出祁山會打仗
 東風赤壁助周郎 打得曹操租
 蘇盞燒光

滑稽聯語 二則

瞻慮

裝頭裝尾之謹聯

某君者落拓書生也 囚首垢面不事

經歷又加了許多贊揚的話無非說他一定可以勝任祇差得一句
 要據實陳明平時授課的講義都是軼塵代編的了到了第二天校
 長又來了一封信說「本大學教職員無一非歐美留學生貴友資
 格相差頗遠代課雖係暫局亦非所宜與其代課而生問題不如任
 其暫缺」軼塵看了這封信又不啻是兜心一拳
 但是這兩件事情還算不得軼塵的大打擊他所最痛心的是他有
 個表妹學問很好相貌也很美麗和他愛情十分濃厚雖然沒有訂
 過婚約卻已兩心相印了軼塵自從依隨了槐堂之後每月拿着這
 十分之二的酬報經濟上卻也比前寬裕了許多便動了室家之念
 向他那表妹求婚誰知他那表妹只是支吾着不肯明目表示態度
 如此延挨了好久有一次軼塵再也耐不住了便要切實問他一句
 到底答應不答應他那表妹被逼不過便毅然回覆道老實對你說

修飾大有王半山之風。其夫人容貌娟秀吐屬風雅與某君絕不相類。願聞房之內式好無尤不聞以一語相齟齬。某日夫人戲與某君作裝頭裝尾之聯以遣永晝其法先出一字以求偶既而漸疊數字於其上疊至無可疊又漸疊數字於其下化短聯爲長聯語意須一氣貫串出對者不難而對對者恆爲所窘是爲裝頭裝尾之聯夫人先出一「曲」字某君則對以「丫」字夫人疊一「心」字於「曲」字之上而曰「心曲」某

滑稽聯語

罷你的學術性情品行沒有一件不使人愛敬所以我歷年以來也早已拿定了一個主意情願以身相許了但是近來爲環境所衝動倒又另換了一種感想祇因你……說到這裏又頓住了軼塵忙追問道祇因我這樣莫非說祇因我家道貧寒不能維持爾我的生計麼他那表妹忙道不是不是我的見解何至如此卑陋竟注意到金錢問題上去了塵軼道那麼到底是爲什麼呢他那表妹道說出來你不要怪我論你的人材卻也算得是出衆的了論你的頭銜卻還有些欠缺如今社會上慕虛榮的人多講實際的人少一個女兒家倘然和有名人物結了婚便有說不出的許多光榮萬一嫁了一個庸庸碌碌的夫婿那就沒有揚眉吐氣的機會了我撫心自問無論如何也還不能屏除這虛榮的觀念所以對於婚姻問題萬分對你不不起祇好割棄愛情偏重體面簡而言之是別有所屬已經另訂婚

實學生

君曰詩云亂我心曲心曲爲成語我可疊一「脚」字於「丫」字之上而對以「脚丫」夫人又疊「細訴」於其上而曰「細訴心曲」某君曰我可現身說法而對以「大扳脚丫」蓋某君素有扳脚丫之嗜好也夫人又疊「倚欄」二字於其上而曰「倚欄細訴心曲」某君應聲而對曰「脫襪大扳脚丫」夫人又疊「彼美人兮」四字於其上而曰「彼美人兮倚欄細訴心曲」某君曰「卿用成語我亦用成語卽對以「我

約了我也並不是個不辨好歹的人深知道我目前訂婚的人學問品格都不如你祇有一件卻是你不如他在這一件上面你可就失敗了軼塵又問道我不及他的到底是那一件呢他那表妹忍不住嫣然一笑道他是個外洋畢業的博士軼塵聽見這句話由不得渾身血脈都跳動起來哭喪着臉道博士的效用卻這樣大嗎請問你所屬意的博士究竟是那一位說出來也好讓我知道崇拜他那表妹道我在別人面前還沒有宣佈但是對於你我不妨直說我允許和他訂婚的便是那聲名浩大的王槐堂他不是天天和你在一處麼祇是關於我們締結婚約的事諒來你也不得知道軼塵聽見這句話倒反發出一種怪笑來說道我道是誰原來就是他總算你的眼力好善於決別可是有一句話也不能不告訴你你可知道這這個未婚夫婿掛着留學生的幌子闊是闊極了但是他這塊幌子卻

丈夫也脫襪大扳脚丫」夫人曰：「上無可疊矣。試向下疊，何如？」乃疊「其情脈脈」四字於其下，而曰：「彼美人兮，倚欄細訴心曲，其情脈脈。」某君對以「我丈夫也脫襪大扳脚丫，把手拈拈。」夫人又疊「其語喁喁」四字於其下，而曰：「彼美人兮，倚欄細訴心曲，其情脈脈，其語喁喁。」某君即對以「我丈夫也脫襪大扳脚丫，把手拈拈，把鼻嗅嗅。」愈疊愈趣，可爲噴飯。

妙手偶得之巧聯

滑稽聯語

還帶着有個倒盡窮楣的人在那裏替他暗中撐持哩。哼，沒有爲你所睡棄的，我又那裏能製造這爲你所眷愛的他呢？說着便老實不客氣，把他爲槐堂捉刀的情形一一訴說出來，說完了便又呆望着他表妹以爲他心中或者有些感動，不料他表妹轉點頭微笑道：「照此說來，便越發見得留學生的可貴了。你試想想，有了你這樣的才學，還不能自張旗鼓，一定要依傍着他的門戶，纔能立足。那麼，請你替我打算，倘然二者擇一，究竟何去何從呢？我勸你也不必懊喪，我們夫婦關係雖然不能成立，友朋之誼卻依然存在。你又在他那裏辦事，以後彼此依舊可以早夕晤面，豈不甚好呢？他表妹祇願這樣說，軼塵卻一言不發，直僵僵的站在那裏，好似失了知覺。」



面之模型

胡寄塵

面之模型

二九

曩在商校時有校役某甲手指不甚靈便人咸呼之曰鴨脚手一日余因事呼甲甲至適執一扇扇製極粗編竹爲骨糊以紅油之紙俗所謂鴨腳扇也余偶有所觸戲語同事陳君曰鴨脚手拿鴨腳扇君爲我覓一佳對陳君腦筋敏捷聞余言笑而不答僅瀏覽室中以覓材料適見庶務某君以馬蹄刀切饅乃曰馬蹄刀切馬蹄糕堪與之作對余拊掌曰此真所謂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也

有一位張先生是個著名的交際家也是個深於人情世故的人無論走到政界紳界學界商界多很得意無論走到南京北京上海廣東也都得意有許多人都很羨慕他從他學交際的秘訣他總不肯教人只教他自己的兒子

有一天他呼他兒子小張先生走到一間密室裏去授課小張先生看看密室裏空空洞洞的沒有甚麼只有三四十個石膏造的人面模型

每個模型編著一二三四的號碼小張先生從頭看起只見第一號是個笑的面孔眼睛笑得合了縫嘴巴用力張了開來好像是不耐己而強笑的樣子頸下吊着一塊小牌子顯着假笑兩個字

第二號也是個笑的面孔卻又和第一號不同面孔板板的不是

社會閒評

濟羣

上海地方的交通。總算便利極了。一出門就有汽車、馬車、黃包車、電車、等種種代步的東西。無論要到什麼地方。眨眨眼就到了。古人說騰雲駕霧。照我想也不過如此罷咧。然而我却還有不滿意的地方。因為我輩窮措大。坐汽車馬車果然沒有這個福分。就是黃包車也受不起他們的竹槓。所以祇好趁趁電車。但是到了夜深

笑。只有。嘴巴。和。鼻子。間。有。一。絲。笑。容。頸。下。吊。着。一。塊。牌。子。題。着。冷。笑。兩。個。字。

第三號也是個笑容。却和前兩號都不同。他的笑容完全從邪視的眼睛裏表現出來。頸下吊著一塊牌子。題的是諂笑二字。

第四號是個哭容。特別奇怪。小張先生一時描摹不出。只看他牌子上的題字。乃是假哭二字。

第五號是個怒容。題的字是大怒二字。

第六號第七號……奇形怪狀。各不相同。各有各的題字。真可算是面之模型的大觀了。

小張先生看猶未了。只聽見老張先生說道。你知道了麼。你現在將你自己的面孔去摹仿模型。一個一個摹仿完了。再練習變化得快。能在五分鐘之內。變出三四十種不同的面孔來。那麼你便可以畢

一些。就要吃電車的虧了。有時候十
一點敲過了。那些電車還風馳電掣
的在馬路上狂奔。有時候十一點還
沒有敲。電車就沒有了。所以往往看
見電車的站上。有許多人伸長了頸
子。踮起了腳跟。在那裏等候電車。却
等了幾十分鐘不見車過。于是悻悻
的走了。在夏天天晴的時候。還不以
爲意。倘然在風饕雪虐的時候。豈不
難熬麼。我想電車是便利交通的東
西。電車公司的資本很大。決不可仿
照那般拉黃包車苦力工人的辦法。

業了……現在給你一面鏡子。你自己對着鏡子去摹仿罷。我沒有
旁的話教你了。

小張先生學了幾時。還不會學會。却是老張先生的祕訣。已因此傳
了出來。外面有許多人知道了。老張先生懊喪不已。



西婦之狗

指嚴

上海的狗算是苦樂不均到極點了。馬路上發見了一隻野狗。便要
給紅頭阿三用槍打死。但是外國人住宅裏的狗。却都光油油的。毛
胖堆堆的肉。比那大腹賈。還要出風頭哩。這種有架子的哈叭狗（
俗呼洋狗）若是見了野狗。眼睛裏就冒出火來。大擺其兇狼的臭。

高興就拉拉。不高興就不拉了。我現在想着兩條辦法。就寫在下面。

一、電車進廠。當有一定時刻。不能因天氣的晴雨。而修早修晚。

二、宜製鐵皮牌數百塊。上書「今日電車已停」等字樣。由末部進廠的電車。在各站鐵桿上懸掛。使搭客不致虛待。明天第一部出廠電車。即可按站收取。

我想這種辦法。是很容易實行的。不知電車公司以為怎樣。倘然採取了照辦起來。那末我輩搭客就感激不

架子不是跳上前去就咬。就是提起爪來就撲。那野狗見了。好像耗子遇着貓兒。一般垂着尾。帖着耳。拚命的逃走了。頭也不敢回。一回這叫做同類相殘。在獸性裏面。原不算得什麼希奇。但是狗也有弱國強國的分判。難道獸界裏一般沾了時髦習氣。把文明野蠻的階級來嚇制他同類嗎。話雖如此。究竟他有一種獸性相同的地方。便和力吸引。不知不覺會生起愛力來。到了這當兒。却也把強弱苦樂的關。打破了。虹口有一片舊貨店。店主入很喜歡的是狗。他養的狗。也不過是尋常草種。但是受了他的優待。食料豐足。自然毛片有些光彩。便和野狗不同。又照捕房的通例。用起嘴套來。也不致被紅頭當他野狗看待。捉來打死了。這舊貨店西面有一宅高大洋房。房主人是一位洋太太。也狠喜歡養狗。西洋婦女十九是愛狗的。這也不在話下。那洋房裏的狗。受他主人的寵愛。食必董腥。睡必被

盡哩。

西史拾遺

天倅

離奇之死

希臘詩人伊斯刻勒士(Aeschylus)

行道上見蒼鷹攫大龜而飛。龜忽

墮中其顛。伊斯刻勒士之頭故禿。

創甚而死。

英國詩人沃脫衛(Otway)窮困乏

食。忽得一幾尼(英幣名)以之購

麵包。纔入口。猝死。

據說還是同主人一被窩的。所以毛片非常美麗。平常也不輕易放他出來。有一天洋太太不曉得有什麼事兒。那狗忽然逃出頑耍。却和舊貨店裏的狗兜搭起來。原來洋太太的狗是雌的。店主人的狗是雄的。事有湊巧。獸性感了。電氣居然苟合起來。這還不算。忽然橫裏跳出一隻野狗。爭起風來。乘他倆騎虎難下的當兒。一陣亂咬。洋太太的狗受傷更重。齊巧洋太太尋狗到此。忽見他心愛的狗滿身血污。這當兒恰巧店主人拿了棒驅逐野狗。那野狗見有人打他。已是逃去。洋太太便指店主人打他的狗。更指店主人的狗引誘。糟踢他的狗。立刻發起威來。叫動街警。把店主人捉將官裏去。要辦他。侵害他物。虐待畜類的兩種罪名。長官自然保護洋太太。判定店主人罰洋十圓。還要把他的狗充公。就給洋太太一併領去。豈知道店主人愛他的狗。也和洋太太一般脾氣。不過勢力差些罷了。當時聽

斐落米尼士(Philomenes)見驢竊

啖無花果。大笑而死。

西西利王阿格託格爾司A(Anth-

ocles)以暴戾稱。老而益悖。壽至

九十五。一日食後剔齒。被創而死。

名畫家隋克雪司(Zeuxis)繪一風

景畫。畫成絕精妙。頗自喜。尋觀一

小沼。與畫中風景無異。大樂。一笑

而絕。

路易第六世(Louis VI)策馬行道

上。遇一豕。豕突馬蹶。墜馬而死。

醫學家乏拉(Valla)方進藥。噎而

西史拾遺

見。要。把。他。的。狗。給。洋。太。太。領。去。他。老。大。不。服。說。我。情。願。多。罰。些。銀。錢。
這。狗。却。是。我。心。愛。的。物。各。人。有。各。人。的。權。限。斷。不。能。聽。人。家。攘。奪。的。
他。有。勢。力。甯。可。辦。我。的。罪。名。狗。是。決。不。肯。捨。的。堂。上。見。他。如。此。說。法。
理。由。挺。硬。倒。也。莫。可。奈。何。後。來。洋。太。太。要。求。他。既。不。願。捨。狗。他。須。得。
搬。遷。到。遠。地。方。去。免。得。再。在。這。裏。引。誘。糟。蹋。我。的。狗。堂。上。問。店。主。人。
願。不。願。店。主。人。說。願。從。此。舊。貨。店。便。搬。到。城。裏。去。了。那。洋。太。太。的。狗。
還。天。天。到。那。店。門。口。去。嗅。了。幾。嗅。好。像。有。無。限。傷。心。的。樣。兒。



婦女……裝飾

怡·巖

世界上只有女子最爭氣。從不肯被別人壓住。或者降服。(羣按這
幾句話恐怕與事實上完全相反呢)可是見了裝飾却服服貼貼

婦女……裝飾

三五

死。

法王亨利第四世妃加白里 (Gabrielle) 啖橋而死。

羅馬民政長法皮友士 (Fabius) 飲牛酪酪中遺山羊毛細纒如絲。鯁於喉。竟死。

卻爾喀司 (Chalchas) 善卜。自識死期。期至。竟無恙。因仰天大笑以死。巴色斯 (Bassus) 左姆指觸針鋒。猝然仆他而死。

英太子弗來特力克呂惠時 (Frederick Lewis) 弄 Cricket

的。就。被。降。住。了。情。願。做。裝。飾。的。奴。隸。這。也。正。是。一。種。不。可。思。議。的。妙。理。哩。像。那。個。陳。菊。英。女。士。可。不。是。一。個。極。好。的。例。證。麼。

陳菊英在上海一個女學校裏念書。雖說是在中學一年級。但是伊的腹中掉句文。正是『空空如也』。講到中文。只會寫幾封嚕哩嚕囉。半通不通的白話信。連報紙上的新聞。還不大看得懂。講到西文。那是更不用說了。也不過曉得了幾句「是叫也司非叫拿。開門叫做烏奔陀。洋行裏向買辦剛白度。念四個銅錢裙帶富」的口頭禪罷了。聽說伊的能夠進中學校。還是有熟人說進去的哩。可是伊裝飾的程度。着實高明。要比伊學業的程度。何止高出幾萬倍。方領口的衣服。高後跟的皮鞋。洋錢大的眼鏡。縐蓬蓬的頭髮。走在馬路上。手裏總還要拿一本又大又厚的英文書。擺擺空架子。其實這一本厚書當中。伊認識的字。恐怕還不到十個哩。不認識伊的人。見了。伊。這。

水球。球着身。竟死。

羅馬民政長加勒斯(Gallus)與武士泰脫司哈透利歐(Titus Harterius)死狀相同。俱於吻其妻之手時。猝然氣絕。

萊畢特斯(Lepidus)出門及闕。傷趾。一痛而絕。

潘腓柳(Pamphilus)羅馬參政員也。問一童子曰。「此何時。」語未已。忽仆地死。

潑拉克脫(Plautus)方債市人錢。忽仆地死。

副雌糾糾氣昂昂的神氣。誰不當伊是一個程度極高的大學學生。還有那班自命風流的少年成羣的跟在伊後面。那一個不是垂涎三尺。其實伊那副尊容。並不見得長的美。歪着張嘴。說起話來。一牽一牽的。正比卓別林做滑稽影戲。還要好看得多哩。可是裝飾的效力。比什麼都來得大。伊醜陋的面龐。早已被伊的裝飾。遮蓋得無縫。別人不但看不出來。都還個個當伊是個和西施一般的美人兒哩。現在的人看美醜。可說都是拿裝飾來做標準。無論怎樣醜的人。只要裝得漂亮些。也就變做漂亮了。無論怎樣美的人。只要裝飾得整脚些。也就變做整脚了。這也是近來人類的心理作用。從此看來。可也難怪陳菊英要在裝飾上用工夫了。

偏偏老天不做美。將伊渾身的皮膚。生得和黃蠟一樣。幸虧伊塗雪花膏的本領。來得大。厚厚的堆了一臉。連頭頸裏和手膀上。都要塗

惠廉三世 (William III) 策馬郊遊。
馬踐田鼠之穴而躓。惠廉墮馬死。
滔括脫司 (Torquatus) 方餐。食乾酪。猝死。
蘇菲優 (Saufeus) 食鷄子。吸蛋白。噎而死。
阿那克理恩 (Anacreon) 啖葡萄。咽一核。竟死。
卻爾司八世 (Charles VIII) 偕后赴網球場。首觸門楣。竟死。
馬葛脫 (Margutte) 觀獼猴着靴。大笑而死。

得有四五分厚。統計起來。伊一星期用一瓶雪花膏。兩盒半水粉。還要算是在省的時候哩。俗語說得好。「醜婦搽粉。蝕煞老本。」真是應着了。可是這樣一來。將伊那蠟黃的皮膚。完完全全變化得比石灰還要白些。也可說是人工巧奪天工哩。可笑那班沒有見過世面的鄉下人。見了伊這樣白的面龐。還當是吊死鬼出現哩。這不是做小說的說謊。列位如果不信。只要在星期日的午後。在南京路那先施永安兩大公司的門口。總能夠看到這位陳菊英女士。你看伊戴的那副大眼鏡的脚子。深深嵌在極厚的雪花膏中間。看起來倒好像和臉上的肉。在同一平面上的。到那時才曉得在下說的是實話哩。

無論什麼學校。到了星期日。總要放假休息一天。可是這位陳菊英女士。在星期日。却還要做一早晨的功課。而且伊星期日所上的功

(紐約有婦人挈其幼子偕鄰女行道。上子仆。婦俛而掖之。鄰女亦偃。遂而前。婦冠上壓髮針銳且長。觸鄰女鼻。鄰女負痛。然俄頃即止。亦遂置諸度外。越夕。痛復作。竟死。此種死狀。亦殊離奇也。)

打財神

民哀

(曹余上起場點絳唇) 榜腹從公。
(鄭貝上起場唱) 囊內空空。
(虞江上起場唱) 難活動。
(六全唱) 怨恨

打財神

婦女……裝飾

三

課比其餘六日所上的。還要格外的注意哩。列位不要疑心。這並不是伊的學校裏不放星期假。也不是伊在那裏溫習讀過的舊書。原來伊星期日所上的課。完全是上在裝飾上的。從頭到腳。慢慢的裝飾起來。足足要有四個鐘頭。等到打扮好了。早已到了吃中飯的時候了。出門的時候。外加還要澆上大半瓶的生髮水和紫羅蘭香水。坐在電車裏。連後面拖車裏的乘客。都聞到伊的香氣哩。還記得有一天。正是那十一月裏頂冷的天氣。西北風吹得呼呼的。鎮天價響。陳菊英女士神氣活現的在馬路上走。伊着了一雙比紙還要薄的絲襪。尖頭高跟的皮鞋。繫了一條夾褲和一條單裙。還都是吊在腿灣裏的。依伊的意思。恐怕。不得連褲脚。管都不要。只套着一個褲腰。就夠了。那刺骨的西北風。不住的朝着伊吹來。將伊吊得老高的裙子。和一尺寬的褲脚吹起。便露出了蕉黃的皮膚來。(腿上爲什

無窮。(全白)俺。(曹)陸軍部軍需司
司長曹落庭是也。(余)陸軍部軍械
司司長余登雲是也。(鄭)陸軍部軍
法司司長鄭涉水是也。(貝)陸軍部
軍務司司長貝福星是也。(虞)陸軍
部軍衡司司長虞武功是也。(江)陸
軍部軍醫司司長江武康是也。(曹)
請了。(衆)請了。(曹)次長陸帳。吾等
兩廂伺候。(全白)請。(分兩廂虛下
四紅文堂四英雄引兩副淨上引)
掌帳兵符震邊陲。無米爲炊。時
常受累。愛國精神空抖擻。(兩副

麼不搯粉)不多時。却已經變爲紫色了。伊的筋骨。究竟不是銅打
鐵鑄的。怎麼不怕冷。可是因爲要好看。要時髦。便也管不得了。對腿
上的肉。只好說聲現在最流行的新名詞犧牲罷哩。後來那冷燥的
狂風。竟越吹越大起來。伊臉上塗着的雪花膏。幾乎要被風吹得結
起一層殼來了。那雙皮鞋。又尖又狹。伊十個脚指。兀自的痛個不住。
一蹶一蹶的走着。外面却還要裝出一副極自然的神氣。後來真個
忍不住了。才叫了一部黃包車回校去。坐在車上。仍就把那雙又痛
又冷的脚。伸得老出的。幾乎要碰到車夫的屁股了。冷風雖是容易
吹得着。可是路上的人。也就容易看見了。
那班醉心陳菊英女士的少年。不見伊的芳踪。已經有兩個星期了。
可真把他們急得活活的要死。都是神不守舍的東跑去。西跑去。打
聽來。打聽去。陳菊英究竟怎樣了。列位看書的。你道伊真個爲什麼

淨陸帳六將上全曰：參見次長（兩副淨）站立兩廂（衆吆喝副淨白）男兒志氣貫九霄。腰內無錢志不高。憑君饒有回天力。負腹將軍不好熬（副白）本次長經用言是也（淨白）本次長經少徵是也（副白）可恨那童壽金祇知書籍翻板。豈有理財政策（淨白）他既能借債應付外省軍餉。難道不能留發部員薪水（副白）到不如我們率同部下。趁國務會議席上。與老童面索欠薪（淨白）恐怕總統見怪（副白）有我作

打財神

不出去顯顯風頭。原來是伊自己的皮肉不爭氣。早已生了滿腿滿脚的凍瘡。一步也動不得。聽說一直爛到第二年的夏天。還沒有好哩……

做書的寫到這裏。便發生了兩個疑問。一個是女子爲什麼要裝飾。一個是裝飾起來給誰看……列位。能夠解決這兩個問題麼。



紅寶石

程小青

那時胡友之家的午席剛罷。有幾個男客們都散在大廳上面廳上。張燈結綵。非常熱鬧。廳的四壁掛滿了呢幃緞軸。軸幃上的稱呼。有些稱秀峯世伯大人。八旬冥慶的。也有些平輩仁兄稱呼的。原來此

紅寶石

四一

主(淨白)老兄作主。大事無妨。衆將
官(衆應)嘎(副白)兵發聚靈園去
者(衆白)得令。(吹泣顏回全下童
甯內唱西皮倒板)爲官想學包龍
圖。(四下手丑扮廣忠宏雜扮錢少
卿凌飛空王文引童同上童唱搖板
)近日官場大糊塗。鐵面無私誰
如我。裁員積薪最媽虎。(丑)老童
不要自己儘吹。還有我哩。(童)你我
可稱同志。(丑)照嘎。你我可稱費仲
尤渾。(童)哦。管仲鮑叔。來此已是議
事所。(雜扮茶房甲乞上白)迎接兩

番友之爲了新近被選爲省議員的緣故。特地替他父親做陰壽。新
交舊交。輩分既然不一。稱呼也自然不同。那一次一共發出了一千
七百多份請帖。各處送來的壽屏壽幛。算不清楚。胡家的廳堂雖大。
實在還容留不下。所以有一部分餽送人的名望較低。和那質地較
廉的幛聯。不免受著被排擠的影響。都壓擱在賬房間裏。因此之故。
來客中因爲尋不見他們的禮物。有許多不滿。可是大半都顧念利
害的關係。只得懷恨在心。不敢公然宣布出來。獨有一個古裝的老
者。竟然毫無顧忌。當衆發洩他的牢騷。那老者穿一件上半白色下
半湖綠色的接衫。足上厚底的鑲鞋。土布的白襪。戴一副玳瑁邊
的墨晶眼鏡。長鬚雪白。手中搖著一把雕毛扇。軟毛蓬鬆。倒似乎是
新的。他在廳堂的四壁尋了一回。又走進東廂房裏去。東廂房中有
許多賓客。正在那裏打撲克。那老者並不招呼。只向牆壁上望了一

位大人（童白）罷了。衆位大人可曾到齊。（茶房同白）總統曾經來過。因爲大人們沒到。又回到延清樓去了。（丑白）怎麼時候不早。海軍李大人。內務張大人。怎麼還不來呢。太不像樣哩。（童）恐怕老張要緊和那般表決機器接洽。沒空出席。我等暫且歸座。稍待片時。（入座介全白）童大人。手中那柄扇子真好。（童）那是王烟客的眞蹟。一時難找第二把。（丑）我不懂這些。可愛上你的紗馬掛。樣子又好。料子又好。比咱們家鄉的繭綢

望。又現出失望的顏色。退了出來。接著他又走到西廂房的門口。便立著向內張望。原來西廂房中有六七位女客。正在那裏品茗談笑。那老者似乎還守著男女有別的禮訓。不敢跨進門去。他張了一回。失望的面容。忽的變成惱怒。氣沖沖的回到廳的東面。高著喉嚨自言自語道。我的那一副八言聯往那裏去了。雖則這一副紙聯。我却費了一晝夜的功夫。方纔推敲而成的。莫說別的就是那十六個大字。個個都得張猛龍碑的神髓。掛了出來。難道要辱沒了主人不成。他這一番牢騷。本故意要教人家聽得的。這時果然引起了兩個人的同情。便走過來和他敷衍。一個是中年人。穿一件夏布長衫。顏色已不很新鮮。嘴唇上有些黑鬚。還有一個不過二十多歲。乃是一個黃面的少年。衣飾雖時式一些。然比較那廳的西部的一班闊客。却要退避三舍。兩個人走到老者的旁邊。彼此通了姓名。就坐下閒談。

高得多。(內吶喊介王白)茶房速去查來。何事喧嚷。(末扮袁琬卿急上白)列位。還在此安坐閒談。大事不好。(衆起立白)何事這樣急迫。(末白)那般被裁人員。在江中會館開會。大約有八百餘人。一起從中海後面福華門進來。要與壽金耐庵爲難。又有那陸軍部全部司長科員。有大經小經兩次長帶隊。也衝進福佑門南首木柵。大約已到朝曦後。你們聽那人聲已離此不遠。還不早早想法。難免要吃眼前虧。我是少陪。要

那黑黧的。向老者說道。老兄。不必著惱罷。這一次來客既多。主人家照顧不到。請你原諒些罷。老者答道。王兄。這不是我苛責。秀峯在世的時候。原是非常知己的。我今天特地從常熟到此。就爲了死者往日的交誼。友之雖不和我時常往來。也應當記得我的名字。試去翻一翻他老子的詩草。我和他唱和的詩。正不知多少。此番他竟把我的壽聯不掛出來。那黃鬚的忙止住他道。翁兄。請輕聲些。主人家今天應酬這許多來客。前廳後廳。樓上樓下。忙得不得了。要見他一面。已是很難。你的不平之鳴。當然更聽不見了。接著又低著聲音道。翁兄。看破些罷。莫說你了。我和友之還有師生之誼呢。此番他竟把我的。一副呢幃。掛在廚房背後。至於那些一面不相識的甚麼鎮守使道尹的幃子。却高高的掛在中堂。時勢如此。我們也沒奈何的。黃面少年也插嘴道。我是友之的同學。我的一副幃子。也沒有掛出。重勢不

到總理辦公室去了。(末急下丑)啊。這這這是從那裏說起。三十六着。走爲上着。顧不得許多了。(丑溜下全白)此一來一定有個風潮也。(下童急扯凌王介白)啊。這二位吓。他們多是眼明脚快。丟我一人在此。可憐我兩目近視。此間路徑又不甚熟悉。望二位發慈悲之念。動惻隱之心。或是引領我躲避片時。或者暫且伴我片時。真是重生父母。再造恩人。(凌王作欲行介童白)啊。這二位。我我這廂跪下了。(唱搖板)雙膝跪

打財神

重情。真所謂無可如何的。老者忽冷笑道。照此說來。這一次的冥慶。不是紀念他的死父。却是把死人的名字。做他的犧牲……那個「牲」字還沒有說出。黃面少年忙把手推著老者的膝蓋道。別多說了。那邊的人已在那裏笑我們迂闊了。老者一聽。果然停口。跟著少年的目光瞧去。見廳的西部。有幾個少年正望著他們談笑。內中有一個穿白柳條西裝的。和一個穿白夏絲葛長衫戴黑眼鏡的。最是神氣逼人。他們一壁說笑。一壁不住的把眼睛斜到西廂房裏去。似乎要借著笑話的題目。引那些女客們出來。在他們背後。另有一個戴巴拿馬草帽的人。眼光也不住的向廂房裏飄著。可是只默坐無言。老者見了那兩個少年的狀態。不覺漲紅了臉。問道。他們說些甚麼。怎麼我一句都不懂。黃面的答道。他們操的是英語。你自然聽不出了。老者詫異道。甚麼。他們中間。難道有一個是英國人麼。黑鬚的道。不

紅寶石

四五

在地埃塵。尊聲二位聽分明。行
好心來有好報。(哭叫頭)我的大恩
人吓。(掃一句急急風副淨領衆上
衆喊介)童甯還在議事廳中。哇。賣
酒釀的小子走出來。賣篋箕木梳的
小子速速出來搭話。(副淨全白)你
們不許噓嚇。待我們二人進去看來。
哎呀。童總長怎麼矮了許多呢。(童
急向二經叩頭介)哎呀大經爺爺。
小經祖宗饒命呵。(副淨全白)我們
又不是強盜。要總長的性命。爲甚要
這個樣兒。快請起來。(童起介整衣

是。這不過表示他們的漂亮。你別睬他們好了。老者仍氣憤憤道。他
們大概在那裏譏刺或羞辱我罷。我應當問他們一聲。可曾讀過鄉
黨齒尊的教訓。老者說完。正要起身發作。忽見外面的一位賬房先
生。匆匆忙忙的走到廳上。先向東廂房裏一瞧。又走到西廂房去。這
時那位穿西裝的少年。似乎又得了新的談話資料。便搭趣著問道。
華先生。你要找那一個。怎麼竟像偷鷄賊上了擺渡船一般。這樣東
張西望。這話一發。引得廂房裏面幾位珠圍翠繞的女客們都發笑
起來。那少年越覺得神。正要再取笑幾句。忽見那賬房扮著鬼臉。向
他搖手低聲道。別鬧笑了。事情可有些危險。你可知道。那「江南燕」
麼。少年仍笑嘻嘻的說道。甚麼江南燕江北燕。值得這般大驚小怪。
旁邊穿夏絲葛的少年也笑道。江北燕我沒瞧見過。江北話我却能
夠打幾句的。接著便說了一句江北土話。又引得內眷們笑了一陣。

冠白)二位次長。噯。(唱搖板)你們雖非歹賊人。行爲也比綁票形。可憐我做窮財長。要我銅鈔要性命。(白)你們來意。我多明白。無非爲欠薪而來。請你們舉幾個代表說話吧。(副淨白)吓。我們本部之事。難道還要假手他人麼。(唱搖板)童甯說話欠思論。可恨含血又噴人。又來與爺細盤問。鄒票二字是何因。(貝福星怒白)哇。好個不識抬舉東西。祇知巴結保定洛陽。把我們部員餓死。你多不管。今天非答應把我們

賬房見狀。知道不能和他們說甚麼機密。正回頭要走。那戴巴拿馬帽默坐的少年。却已立起身來。同時那黑鬚的和發牢騷的老者。也已走了過來。黑鬚的搶著問道。究竟怎麼一回事。你要找誰。賬房就止步答道。我要找友之先生。這樣一件要緊的事。那能不教他知道。說著便取出一個信封來。封袋中有一張名刺。印著「江南燕」三個大字。老者一見。不禁失聲道。呀。這三個字寫得真有勁兒。是誰寫的。賬房向他瞅了一眼。只不理會。但向黑鬚的道。剛纔有一個長身的漢子。送這封信到賬房裏來。說道。「主人就到。」我正要問他主人是誰。那人却已回身走了。等到拆開信來。只有這一張片子。我想這一次大概因爲我們略爲舖張一些。引動了他。他便想來作難我們。這事不可耽誤。應當報知友之。以便他可以快快防備。纔是。戴草帽的人這時也開口道。正是。這人來勢不善。果真應從速防備。否則今

欠薪付清。不許他走出議事廳門口。我們同他一起餓死。等他也嘗嘗肚皮餓的滋味。(陸軍部司員何小仙田永文施炳全持械急上作勢打童童急避至副淨身後高聲白)啊哨衆位。休得動怒。待下官一星期內籌備八個月欠薪十四萬。衆位也就下得去了。(何小仙白)這是包龍圖的遊仙枕。救急法寶。非得他親筆簽出一紙筆據。指定一個銀行担保。我們才能放心。(童白)論理你們該向章對山下這個手段。(曹落庭白)這就

天的場面。沒有人擔當得起呢。說時。那兩個說笑的少年也走近問道。他到底是甚麼樣人。爲甚麼這樣怕他。黑鬚的一聽。微微點頭。似乎表示他也有同樣的問句。賬房又扮著鬼臉道。你們不知道麼。莫怪你們還這樣輕描淡寫。若使知道他的。也許一聽見他的名字。就要頭痛。老者插口道。聽你們的口氣。那人似乎是一個破靴黨。怕他要來纏繞。可不是麼。賬房答道。不是。不。不。他是一個大賊。能夠當著人家的面偷盜東西。他的本領。真是神出鬼沒呢。他說時。本故意低著聲音。似乎防女客們聽了。發生驚慌。不料那穿夏絲葛的少年一聽。便高聲說道。呀。原來是一個小賊。怕他甚麼。無論他本領怎樣高強。也不過是一個剪綰。我們只須留意一些。難道怕他有隱眼法不成。這幾句話一說。西廂房中的幾位女客都走出來探聽。是否真正捉得了一個小賊。賬房忙搖手向少年道。你別這樣寫意。那江南燕

是你老童的不是了。我們是向國家僱用的賬房先生要錢。並不是私人借貸追索。管什麼姓章姓童。難道你是司法界出身。連這點子多不懂麼。

(衆全白)我們勸你寫了罷。(童白)也罷。茶房看筆硯伺候。(茶房應介童唱西皮倒板)未落筆。不由人。珠淚滾滾。(轉原板)尊一聲。衆司員細聽分明。我本是一窮儒。理財無能。悔不該。要查債。面鐵錚錚。博得個。包龍圖。赫赫有名。又誰知。暗底裏。有人叮

打財神

真不好惹。當兩個月前。信用信託公司不是發生過一件非常的盜案麼。那一次那純鋼的保管庫。都被他破壞。損失了二萬多圓的珠寶。偵探們雖竭力偵緝。竟絲毫沒有蹤影。你道利害不利害。戴巴拿馬帽的也說道。是啊。前次在鎮江也發生過江南燕案的。那次他預先通告某紳。要偷他的一隻古瓶。那紳士特地僱了幾個防守的人。保護那隻古瓶。不料到底被他盜去。那賬房又附和道。張兄說得不錯。不但如此。他 sometimes 盜了人家的東西。還要割斷人家的拇指。某次被警察們在廟裏發見許多鮮血淋漓的斷指。說出來也教人家汗毛凜凜。戴草帽的向賬房瞧了一瞧。似乎覺得他這話有些附會事。實上却不曾聽見過。但這時他和賬房有同樣的觀念。要使衆客們明白江南燕的厲害。說話說得越險。越可以動人聽聞。因此之故。無論附會就是杜造幾句。他也決不辯正。這時候客衆都斂神聽他。嬉

紅寶石

嚀。串鬼戲。把人騙。弄假成真。
騙信了。智多星（轉快板）當我
能人。我也會。二次裏。去到保
定。我也會。籌軍餉。報効懇懇。
我也會。籌公債。大政方針。
我也會。裁兼差。衙門理清。又
誰知。到今日。受了苦辛。（轉搖
板）一紙筆據書寫定。雙手交與
經少徵。（副淨白）目的已達。我們
就此去也。（衆應介下副唱搖板）
辭別童甯出議事廳。（淨唱）多多冒
犯老先生（副唱）目今界世強爲勝。

笑的态度。果然漸漸的改變。賬房繼續道。別的莫說。但瞧他的目的。要來偷盜。他却敢公然投刺先容。這一種胆力。已足教人害怕。那黃面少年忽從老者的背後插言道。安知他不和友之先生有些交誼。此番特爲來慶壽的呢。賬房回過頭來。向他撇著嘴道。你這話真有趣。友之先生竟和盜賊結交起來了。老實說罷。他今天不來便罷。若使來到。一千二千的損失。當然免不脫的。西裝少年道。他終究是一個賊。不是強盜。青天白日。我們張著眼睛。怕他甚麼。戴草帽的道。這却不是這樣說。他的偷盜本領。真是可驚。據說他曾和一個人賭過一次。當著面偷那一人的眉毛。後來果然不知不覺的被他拔了三根去。西裝少年道。這真是笑話了。我不相信……這時忽聽得女客中有一位失聲呼道。呀。我胸口前的一隻翡翠別針不見了。這話一出。大家都慌亂起來。那白鬚的老者搶到前面。駭問道。甚麼。果真

(淨唱)歡天喜地轉衙門。(全白)得罪。再會了。(全下童白)啊。暗好險吓。(內各部裁員喊介)走吓。(童白)哎呀。一波方平。一波又起。(雜扮各部裁員上唸乾板)放走廣耐庵。誤攔錢少卿。打碎金飯碗。尋着童壽金。他辦清公事。怎信般朝徵。捐客余宏保。也會交好運。夥友符元淑。怎好掌金融。私親鄰引龍。安插祕書廳。銀行小夥計。監督尙武門。祇圖肥一己。不顧濟衆人。(白)打吓打吓。(衆打

失去了麼。一面說。一面忙把雕毛扇換在左手。把右手伸到自己衣袋裏去。那穿白夏絲葛長衫的少年忽向著那位叫喊的女客拍手笑道。李夫人。你不要嚇人例。你的翡翠別針不是好好的扣在你領口上麼。那女客舉手一摸。也不禁笑出來道。正是呢。我只記得扣在胸前。却忘記扣在領口上了。老者也捏了一把冷汗。說道。呀。原來是誤會的。我正想那人既沒有仙法。到底不會有這樣神通的。說著。便從衣袋裏摸出一個鼻烟壺來。又向衆人道。這是漢玉雕成的。也值得二十多圓。我方纔喫了一驚。深恐也被那甚麼江南燕偷了去。其實我們聽了一派野話。只是自己嚇自己罷了。又指著賬房的臉道。多分還是你惹的禍呢。女客們也大家說道。不錯。我們不要自嚇自罷。黑鬚的道。現在不必多說。也不必自起驚慌。那江南燕既然還沒有到來。我們儘可以設法預防。此刻應急速去報告友之。讓他去想

童倒地。扇子撕壞。馬掛扯豁。眼鏡跌掉。眼角流血。王文凌飛空。左右攔阻。白：「打不得的吓。」衆白：「我們情願犯刑律一百五十五條妨害公務罪。」（范武萍白）「就是犯刑律一百六十五條聚衆騷擾罪。也打了再說。」（范崇人白）「左右不過是刑律三百一十二條輕微傷害罪。」（柳軼先白）「照呀。打他出出氣。」（茶房扒童身上。渾打下副淨。原人過場白）「阿呀且住。本部名譽要緊。被這般人一野蠻。連累我們遭着嫌疑。衆將官。我們撥轉

甚麼法子防備。西裝的道。他正忙著招呼幾位政界裏的客人。這事何必去勞他。不如直接打一個電話到警署裏去。叫他們再派幾個警士來好了。戴草帽的搖頭道。警察是沒有用的。他既敢通名投刺。決不會怕警察。況且他也許已經來了。此刻我們還不會知道。西裝的道。這決不會的。你想我們賓客雖多。彼此都是有來由的。他那裏混得進來。戴草帽的道。他也許混在僕人裏面。也未可知。說到這裏。從東廂房裏走過兩個一長一矮的人來。那長的道。你們圍在一簇堆。幹些甚麼。矮的一人道。我也要瞧瞧鬧熱呢。賬房見問。就把所談的話。略略說明。那矮子便道。江南燕的名字。我也聽見過了。實在是一個狠客。至於要知道他來過沒有。非常容易。因爲他……說到這裏。忽見一個家僕奔進來稟賬房道。華老爺小的奉命守在門口。現在有一位客人乘著轎子來了。那老者忽自言自語道。乘著轎子來

馬頭。搭救童甯去者。(衆應介)看他八個月薪水份上。大家表一表人事。

(轉場副官湯葆如率衛隊巡警總監席志恆率警察同上白)官匪吵鬧公府。上前兜拿。衆警士殺。(陸軍部原人救童轉場巡警打散各部裁員捉住范范柳李四人又一警扯楊伯文上揚白)我是偵緝隊探訪員。特來搜尋報功資料的。(湯席全白)不管是誰。送到檢廳發落。(同下)

(陸軍部原人抬童上凌王隨上陸軍部原人下凌王全白)總長受驚

打財神

的麼。這一位賊客。可算得闊氣了。這時賬房已忙應道。那來客姓甚麼。你快去擋一擋。只說等通報了主人。再行出接。僕人道。擋不住了。他是一位女客。我進來的時候。他已在那裏出橋。說時。果見一位年近三十的女客。打扮得花團錦簇。嬌嬌娜娜的走進廳來。衆人正定睛瞧時。廳上的一位女賓已高聲招呼道。四少奶。你怎麼來得這樣晚。我們正聽著說山海經。你到這裏來坐罷。說完。便走過去攙他在廳旁坐下。衆客見狀。知道又受了一個虛驚。老者正要發言。那戴草帽的忽先催矮子道。老兄。方纔你不是說江南燕來了沒有。很容易知道的麼。請問你到底有甚麼方法可以證明。矮子答道。正是。因爲他每到一處。總要留一個表記的。就是在牆壁上面畫一隻燕子。眼房連連點頭道。不錯不錯。我也曾在新聞紙上見過這樣的說話。穿夏絲葛的笑道。可是今天我們牆壁上掛滿了幃軸。他即使要留表

紅寶石

五三

了。(童白)說什麼受驚簡直變了開紅。(凌王白)怎麼叫做開紅。(童白)臉已打開紅的掛出來了。不是開紅麼。(丑暗上接白)居然掛紅。恭喜恭喜。(童白)耐庵脚長便宜。此刻還要來開頭笑。(丑白)身上疼麼。(童)身上還好。到是一把扇子可惜。還有兩個茶房。身上的汗臭大惹氣味難受。你帶痧藥麼。快給我幾粒。要嘔出痧來了。此番之事。一定是趙賢蓀爲首。決不饒他。(丑)你快些進醫院。上辭呈。運動部下罷工。這是必需的手續。

記。却也沒有地位呢。說了這句。大家的眼睛。不由的瞧向轉軸上去。忽而那長子舉起右手。指著牆角裏的一副淡灰色緞幃。高聲喊道。你們瞧罷。這是甚麼東西。衆人一聽。果照著他所指的方向瞧去。那裏光線不很充足。有幾個還望不見甚麼。於是那戴草帽的和兩個漂亮少年首先走近去細視。內中一個人喊道。呀。這裏果真畫著一隻燕子。這話一出。那六七个女客和那老者。賬房。黑鬚的。和長子。矮子。黃面人等。一齊都走向牆角面去。擠做一團。這時人聲嘈雜。大家喊道。希奇。希奇。戴草帽的便揚聲道。我早說過他也許已經混了進來。現在可以明白了。賬房接口道。照此看來。他不但混進。並且已到這大廳上咧。西裝的搖手作勢道。你們別這樣說。我瞧這隻燕子。或者有些甚麼人故意畫的。借此玩笑玩笑。這裏都是些熟識的人。那裏會有真的江南燕呢。他的寫意話剛完。忽有一種驚呼聲響。接續

不然這官僚過激化。不設法禁止他。我們當長官的還得了。(童)你看辭呈裏頭用龍圖包老受人毒打財神難做真正冤枉十六個字好麼。(丑)誰說不好。祇有你配用。(童笑介)哈哈。爾庵真我知己也。(全下)

歌場瑣聞

一葉

楊梅之南下也。天蟾全班赴杭。演於鳳舞臺。售價稍昂。(包廂一元。官廳八角。)賣座不佳。而軍警士痞之看白戲者。又紛至沓來。初演閻瑞生狸

歌場瑣聞

紅寶石

五五

而起。這聲音第一次發生時。大家因驚奇出神的緣故。還不注意。第二次再呼時。賬房纔驚問道。楊太太。你不是失去了東西麼。那立在後面的一個中年婦人急忙應道。正是。正是。我失去一條項圈。戴草帽的道。不是珠項圈麼。婦人道。不是金的。又有一個婦人道。那却值不得許多。不見得有人偷去罷。西裝的道。正是。不要也像方纔李夫人一樣。那失圈的楊太太道。我明明戴在頸上的。現在已沒有了。至於那項圈雖是金質。圈上却有一粒紅寶石的垂子。值得三千多圓呢。大家一聽這樣的重價。喧噪的聲音頓時寂靜。知道這不是一件玩意兒了。同時那賬房將衆客推開。似乎要借一些光線。預備找尋。大家正俯視間。老者忽指著地上道。那是甚麼。不是一條金項圈麼。楊太太望他自己脚下一瞧。不禁失聲道。呀。正是在這裏了。老者把手中的雕扇急急搖了幾搖。抱怨道。好了。好了。連這一次計算。我們已受了三次虛驚了。接著楊太太又喊道。呀。項圈雖在那粒紅寶

說紅

貓換太子等劇。尙可支持。已而常春恆以咯血請假。新劇不能開演。營業日益衰落。歷時兩月。虧折四千餘金。今則全班業於上月底返滬。仍歸天蟾演唱。大約七月初可開幕矣。

天蟾新局。仍歸劉鳳翔接手。其角色稍有變動。金碧豔已入大舞臺。芙蓉草亦有脫離之說。新角之加入者。則有小翠花。吳彩霞。董俊峯等。狸貓換太子。大約依舊演唱。並須排演四五本云。

說紅

阿紅

紅寶石

五六

石已不見了。老者聽了。不覺又呆了一呆。頓時住了口。走近一瞧。果見只存兩瓣金葉。葉上鑲寶的金刺。却已斷去。楊太太顫聲說道。這寶石是一粒火紅透明的東西。上月裏有一個波斯商人到上海來登報出賣。我家楊大人出了三千二百圓買的。方纔李夫人說失去別針。我也曾摸過一摸。還是安然無恙。現在果真失去。怎麼好呢。說時聲音已是哽咽。差不多要哭出來的樣子。這時那兩個漂亮少年也變了神色。再不敢鬧笑話了。一個道。我們在地上找一找看。也許落在甚麼地方。大家果尋了一回。沒有踪影。又有一個道。那麼快些去請友之先生出來罷。賬房聽說。點一點頭。回身要往內廳。老者忽止住他道。華兄且慢些。據楊太太說。那寶石剛纔還會摸過。現在忽然失去。似乎只在這片刻之間。那麼。這時既沒有生客出入。我們同在這裏。都不免有些嫌疑。我的意思。不如讓楊太太自己進去。別的人請暫立一回。不要走動。以便明明大家的心跡。賬房果然住步。向

吾國的國旗上顏色是紅黃藍白黑
紅色當頭。

前清的大官員戴的是珊瑚紅頂子。
前清的官員出門的時候前呼後擁
好不威風還有跟從的皂隸戴的是
紅黑帽撐的一柄紅涼傘。

前清在衙門內打犯人屁股的叫做
紅班。

殺人的劊子手叫做是吃紅糧。
養了兒子分紅蛋。

吃的東西裏面水菓有紅菱紅沙枇
杷紅桃子蔬菜有紅豇豆紅蘿蔔乾
菓有紅棗子等。

說 紅

老者瞞了一眼。心中似乎不快。可是說不出來。楊太太見沒有人去
報信就依了老者的話。自己進去。老者又說道。據我看來。這事有些
蹊蹺。或者有人乘機冒充。未必真有甚麼江南燕罷。賬房道。那麼。冒
充的又是誰呢。戴草帽的忽道。呀。這裏有一塊炭墨。大概是畫燕子
所用的東西。說時主人胡友之已匆匆走出。衆客一見。大家爭把經
歷的情形告訴他。也有些代爲劃策。說去請偵探來的。也有幾個女
客主張請圓光的。衆說紛紛。莫衷一是。亂了一回。那賬房便開口道。
這事怎麼樣解決。還得請友之先生裁奪。那主人聽了一陣子擾亂。
差不多已頭昏腦亂。呆呆的向衆人瞧著。那裏有甚麼解決方法。這
時老者又開口道。友之世兄既然沒有方法。我却有一個法子在這
裏。不知道贊成不贊成。友之回頭瞧了一瞧。應道。老先生既有高見。
不妨說出來聽聽。老者便道。我剛纔已經說過。這寶石的不見。只在
這片刻的當兒。我們同在一塊的人。都處於嫌疑地位。現在不如在

紅 寶 石

五七

前清犯罪的犯人上殺場要着紅衣服現在租界上的打掃夫的衣服亦是紅顏色。

印度巡捕叫做紅頭鬼子。

拳匪鬧事附和的有紅燈照。

關外的馬賊叫紅鬍子。

上海西門外的婦孺醫院叫做紅綠

磚

舊戲之中有紅梅閣紅鸞禧紅桃山

紅鬃烈馬。紅菱艷。

出名的妓女叫做紅信人。

吃酒朋友多吃了酒要變紅鼻頭。

白酒的流液流入眼內就要紅眼睛。

大家身上搜一下子。自然就可以水落石出。這話一出。彼此都覺得不滿。面面相顧。女客們更甚。兩個漂亮少年尤其怒目向著老者。老者回了他們一眼。只是微笑。似乎對他們說。方纔你們操英語笑我。現在我却要乘機報仇了。接著又向衆客道。我們讀聖賢書的人。名譽是最要緊的。這一種舉動。雖然有些莽撞。却也可以表明我們的心跡。不知大衆的意見如何。衆客們都是不贊成的。但也說不出反對的理由。於是都懷著鬼胎似的望著胡友之的面。似乎都等他解決。友之這時。真覺得左右爲難。心思老者的計畫。若使實行。那寶石也許有回復的希望。可是衆客既不贊成。勉強行之。未免得罪。況且若行搜索。男女當然一例。那麼。那些縉紳們的寶眷。怎麼擔擋得起。想到這裏。只得忍一忍痛。高聲說道。列位別著急。搜索的舉動。未免冒犯。決不可行。然寶石的損失。我也對不起楊道尹的。現在這損失由我負責。列位請不必介意罷。衆客們聽了這話。莫不眉飛色舞。稱

甯波人家做喪事要掛紅紗燈。
癆病鬼冬天吃紅旗參當補藥。
甯波人稱鄉裏老做紅腳骨。
慈善機關救護傷兵叫做紅十字會。
做外國衣服的裁縫司務叫做紅幫裁縫。
白相人敲竹槓請人吃酒叫做紅紅面孔。
某公司出品的香煙叫做紅屋牌。
某藥房出品的藥料叫做紅色補丸。
燕子窠裏熬的鴉片煙用的是波斯紅土。
女子出嫁的時候最要緊的賠嫁是

讚胡友之的豪爽。接著便陸續散開。那西裝的走得最後。忽驚呼道。呀。這不是紅寶石麼。隨即俯身在牆邊拾起一塊紅色晶瑩的東西。却已碎了一半。那時只存戴草帽的和賬房二人。還沒有走遠。聞聲便回過來瞧視。西裝的道。現今看來。這東西並沒人盜竊。不過因著落地而碎斷的。戴草帽的搖頭道。我見那鑲寶的金刺都已拗斷。不像沒有人動手過的。或者因著那位老先生搜索的說話。那人不肯藏在身上。故而……話還沒完。那賬房忽搖手道。不是。不是。這是玻璃燒的。不是真寶。我們上當了。戴草帽的也仔細瞧了一下。說道。那麼。這東西一定是一個圈套。預備在驚皇之中。借此掩人家眼睛的。這樣看。今天的事。果真是老手幹的了。賬房和西裝的彼此相覷。一回。都不覺點頭稱是一會。賬房忽問道。方纔那位老者。你們可認識麼。我聽友之稱呼他老先生。似乎是不相識的。西裝的道。我也不認識他。但聽他和王先生談話。自稱姓翁。從常熟來的。戴草帽的也

說 紅

一對紅脚桶。

河南流行的戒煙丸叫做紅丸。

說書的有的說一部大紅袍。

舊小說之中有部著名的小說是紅樓夢。

現在新出的雜誌叫做紅雜誌。

發行紅雜誌的書局是紅房子。

擔任編輯紅雜誌的幾位大文豪都

是紅先生。（在下不紅間在裏面有

點紫色了。）

我的小名的的確確叫做是阿紅。（

並不騙人。我的隔壁老伯伯可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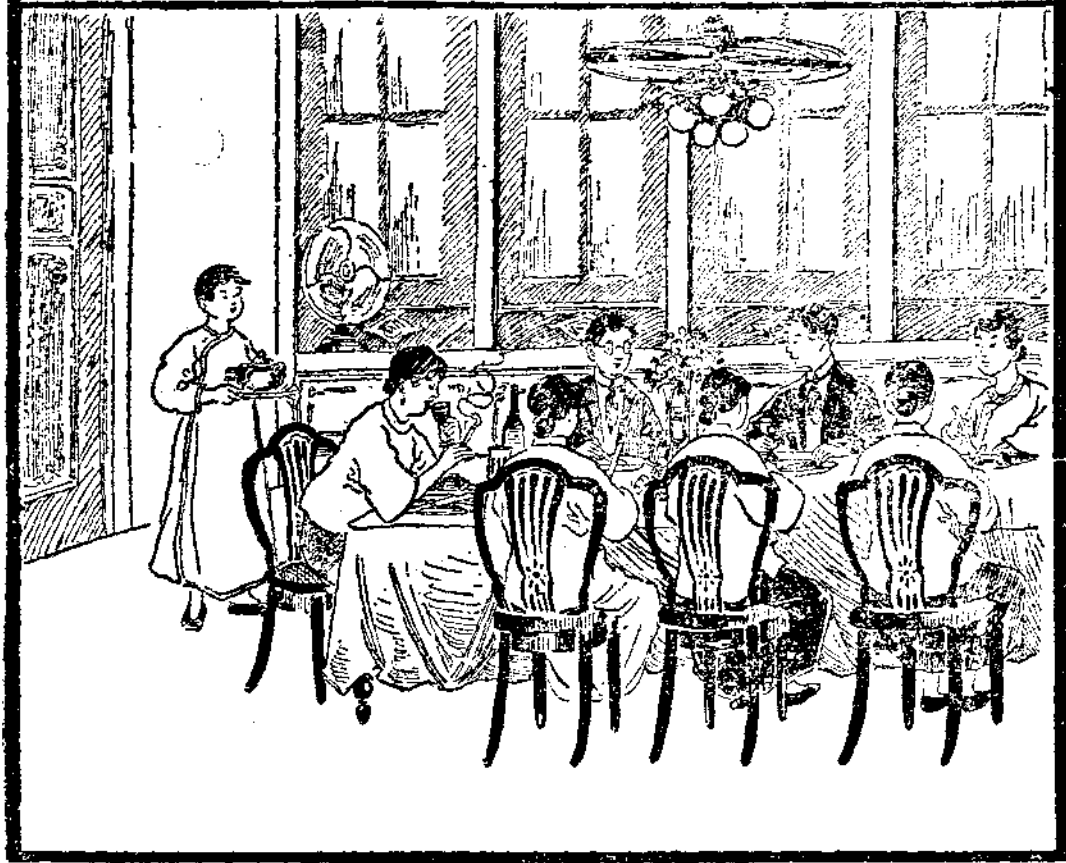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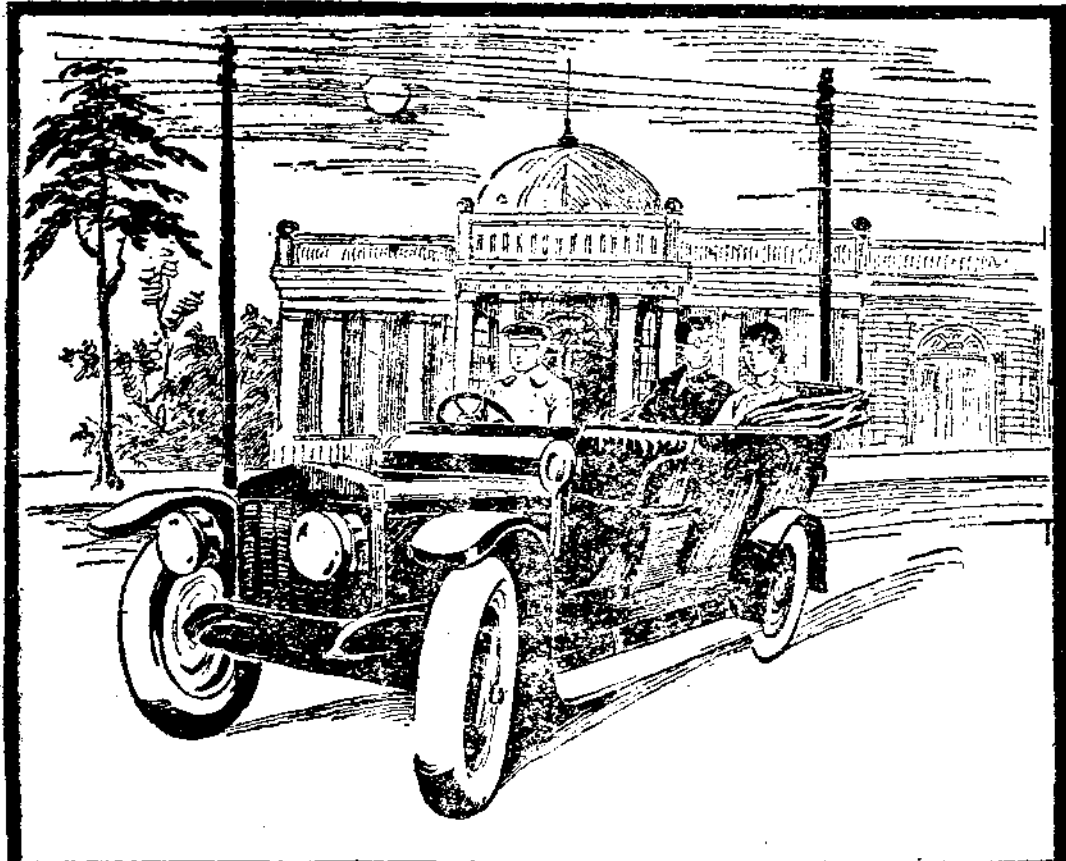
見做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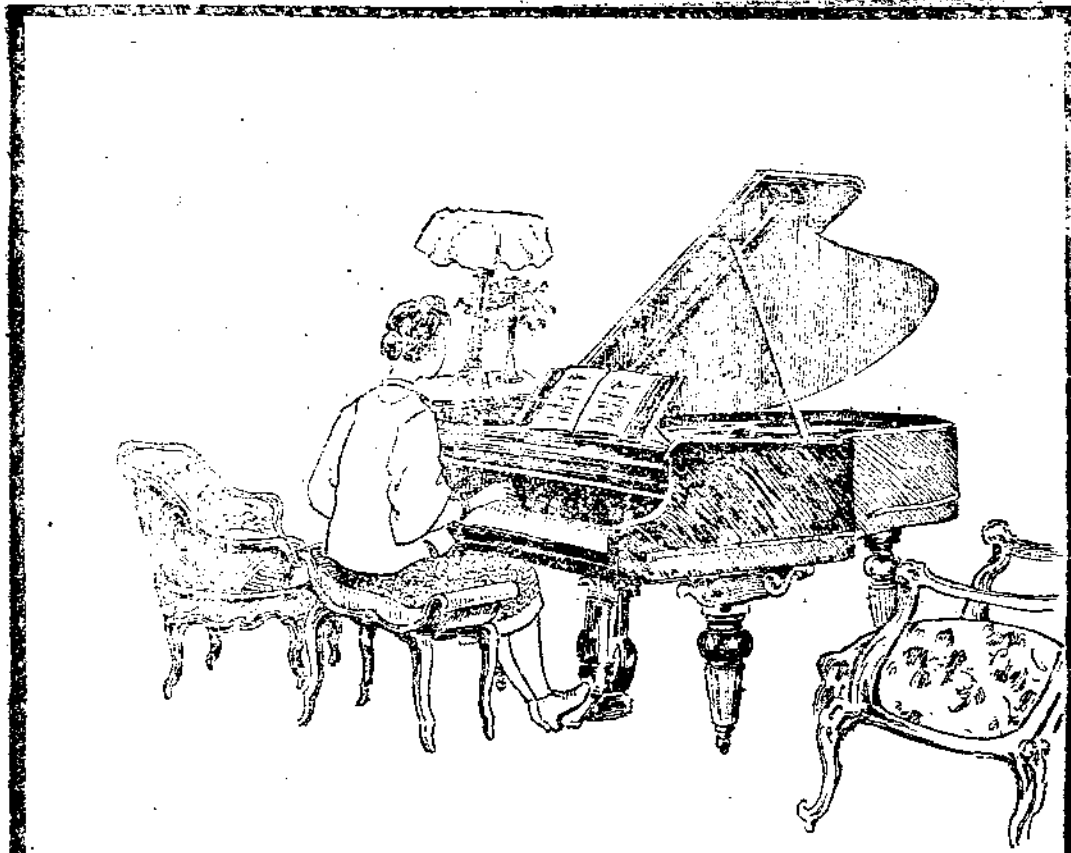
紅 寶 石

六〇

說道。他說他曾送一副自寫的八言壽聯。因著不掛出來。還發過幾句牢騷。你若能查一下子。當然也可以知道他的來由。賑房忽詫異道。他說他送過壽聯麼。但送壽聯的。沒有姓翁的人。我都記得。並且都已掛了出來。那真奇了。西裝的和戴草帽的聽說。也不由的連稱奇怪。當這三個人論談那老者的時候。老者已離了胡家。上了一輛等在轉嘴角上的汽車。他踏進了車廂。順手把窗幕放下。車既駛行。老者把手中的雕毛扇取近嘴唇。吹了一吹。那蓬鬆的軟毛便兩面分開。這時顯出雕毛管的縫中。有一個隙口。隙口裏面却嵌著一粒晶瑩火熾的紅寶石。一轉眼間。他的白鬚已去。忽而變成一個英挺的少年。接著又換去了身上的衣裳。隨把那寶石取在掌中。含笑著說道。這三千多金。今天要難爲他了。但他既然不惜重價。買得一個省議員做。他的旨趣也可想而知。這一次我不但替他散福。還替他消未來的孽呢。

新 歌 浦 潮 第 二 回 失 皮 夾 呆 人 鬧 笑 話 打 麻 雀 公 子 憤 浮 言





新歌補潮 第二回 失皮夾呆人鬧笑話 打麻雀公子憤浮言

新歇浦潮

海上說夢人著

第二回 失皮夾呆人鬧笑話 打麻雀公子憤浮言

話說黃友富聽電車中人談論。適間跳下去的是個扒手。猛想起自己纔從女壻李繼宗那裏借來五十塊錢鈔票。別剛巧被他偷去。可是性命交關的呢。一摸袋中。幸而還好好的在內。心中始放下一塊石頭。這時候面前有個站的朋友。忽然怪叫起來說。失掉一隻皮夾。裏面還有現洋鈔票呢。旁邊有個落靜功的朋友。冷冷說。這皮夾方纔不是你自己招呼別人拾去的麼。這人哭喪着臉兒說。我沒曉得就是我的皮夾呢。那人嘆哧一笑道。你也太伶俐了。原來適間那扒手同這人並肩立着。扒手探出他懷中有個皮夾。便趁着電車擺動的時候。施展他妙手空

空的技倆。不意皮夾剛巧到手。這人覺得有人擠他。不知如何。低頭望了一望。扒手做賊心虛。慌忙一鬆手。皮夾墜地。難爲這人倒很誠實。見皮夾從扒手身邊吊下的。便推推他說。朋友。你的皮夾失落了。扒手一聽這話。豈有不趁勢拾取之理。不過取得皮夾。恐時候長久了。不免被原主看破。故此道了聲謝。假意說到了。就此匆匆跳下車去。這人過後思量。方纔那隻皮夾。很有些像自己的一摸袋。便不免怪叫起來。然而都落在那靜功朋友的眼內。此時一說破。車中人都哈哈大笑。友富也覺此人可算得是根木頭了。可憐此人失了東西。還落個衆人訕笑。羞顏無地。車到西門。他第一個跳下車去。也同那扒手般一溜煙跑了。友富回轉家中。告訴王氏。如此這般。借到五十塊洋錢。夫婦倆自然歡喜。但他們雖然歡喜。那方面繼宗却大受他女的埋怨。他說。你有錢。爲何不留着給我。慢慢的花用。却借給他們。我早告訴你。他們那裏是一個無底洞。永遠填不滿的。就使要借十塊。

二十塊也足夠了。何以一出手便是五十。你算錢多。闊氣爲什麼。我教你多買一隻金鋼鑽戒指。你倒假癡假呆了呢。繼宗說夠了夠了。我錢又不是給的別人。究竟是你生身之父。難道說這點兒情義都沒有了。少奶奶怒道。若是別人。我也不說了。只爲是我面上的人。免得後來被你們說一句我的窮爺娘。常來訛詐你。女壻的錢。所以不能不預先表表明白。繼宗聽他倒轉來。又是一個道理。也沒什麼話可以駁他。索興不接下文。祇說時候不早。可以走咧。吃了大菜。還要看夜戲呢。汽車已來多時。等一點鐘工夫。要算四塊錢的。快些走罷。少奶奶因適間淌過眼淚。免不得要從新揩面擦粉。收拾停當。始香噴噴的同繼宗雙雙出來。坐上汽車。直開往大菜館。原來今兒是少奶奶一個姊妹。張大小姐請客。座中還有幾位女客。另有張大小姐一個要好的男朋友周少雄。爲着有他在座。所以帶道請繼宗同來。免得一桌女子。搭一個男人。旁觀未免不雅的緣故。當下張大小姐見了

他們夫婦說你兩個來何遲也。繼宗與大小姐本來相識。兩下點頭過了。座中諸人有認得有不認得。未能一一招呼。但少奶奶却是個個相熟的。彼此姊妹姊妹叫得山響。大小姐先要替少雄和繼宗介紹。少年人性氣相投。往往一見如故。東一句西一句大有講章。那方面女客。這個問姊妹衣料那裏剪的。那個說妹妹你別針的花樣倒打得不差。與男的又是一種話頭。兩方面涇渭顯然。各不相混。但也彼此都不寂寞。議論一陣。張大小姐請客人點菜。可笑這班女將軍。說起話來。真的是天文地理。無所不精。三教九流。無所不曉。一旦教他們拿筆。真比挑千斤擔子更重。彼此你推我。我推你。推到後來。說還是請李少爺總代筆了罷。繼宗更不推却。拿過一疊紙。照他們報的名目。一一開了菜單。自己也點了幾色。然後推過墨盤。請少雄點菜。少雄說也請你代寫了罷。繼宗有意要看看他的書法。笑說你又不比他們。怎的也教我代寫。還請你自己開罷。說時將一枝筆遞在少雄手

內。少雄不能不接。但一枝筆到他手內。他這隻手。不知如何同觸電般的。索索抖一個不住。繼宗見了大奇。再看他額角頭上。也粒粒珍珠相似的。原來在那裏出汗呢。少雄執着筆。顛巍巍在硯台中潤了又潤。又揀了張潔白沒一點兒草星子的紙條。放在面前。皺緊着眉頭。咬牙切齒。歪歪邪邪寫了幾四包魚湯五字。繼宗起初見了不解。疑惑是一句外國名目的譯音。仔細一想。方知就是鷄絲鮑魚湯的變相。不由暗暗好笑。但恐一笑少雄便要受不住。故此祇可忍着。看他寫第二道是洪燒王魚。不消說得。一定是紅燒黃魚了。照此別字連篇的開了一張菜單。着他很費了幾斤氣力。累得滿身是汗。幸虧西憲還識他的。接上手去了。繼宗暗說慚愧。早知如此。悔不我替他代開了一張。也省得他出這個醜咧。不過少雄外表。翩翩面目。清秀。却不料內裏如此。空虛。真的是人不可以貌相。俗話有句。繡花枕頭。這種人。上海地方。着實不少。但不知張大小姐爲何愛同這種人。結交。實在

令人不解。心中轉着念頭。看少雄似有些兒覺得。頗露僥倖不安之勢。繼宗不願教張大小姐面子上攔不下。故仍虛與委蛇。吃罷大菜。往戲館時。張大小姐和少雄同坐一部汽車。繼宗見了大奇。私下問他奶奶說。張家的還是小姐。你不是說他已攀了男家嗎。怎的好同別個男子共駕一車。難道不怕男家知道了說閒話麼。少奶奶一笑說。你這個人。還不知是幾百年前頭的古董投胎呢。現在是什麼時候。還可以講這種不相干的規矩說話麼。老實告訴你眼前的小姐們攀男家。和。不。攀。男。家。是。不。成。問。題。的。兩。方。面。合。意。的。到。時。候。自。然。結。親。兩。方。面。若。不。合。意。或者外間另有了合意的朋友。這方面不妨請律師出來一封信。便可以解除婚約。別說還未成親了。便生下兒女。要離婚也很容易。得怕什麼。男家說甚閒話。這周少爺的來歷。你還不會知道呢。他老子在前清做過總督。所生一子。家私有好幾百萬。相貌又生得俊俏。而且西皮二簧。鄉子崑曲。無所不能。這上頭就不是你。

這。種。飯。袋。所。能。及。了。至。於。張。大。小。姐。的。未。婚。夫。同。他。比。起。來。更。相。錯。遠。甚。現。在。周。少。爺。雖。然。在。堂。子。中。娶。了。兩。個。人。但。正。室。至。今。還。沒。揀。中。若。張。大。小。姐。男。家。當。真。要。出。說。話。離。了。婚。倒。惹。他。穩。取。荆。州。一。交。跌。在。青。雲。裏。了。眼。前。就。是。那。方。面。不。出。說。話。的。苦。你。明。白。了。沒。有。繼。宗。聽。了。暗。暗。點。頭。心。想。內。中。原。來。還。有。這。許。多。曲。折。呢。照。他。這。般。說。少。雄。實。有。不。少。好。處。自。己。還。當。他。是。個。綉。花。枕。頭。真。可。謂。有。眼。不。識。泰。山。了。方。纔。開。菜。單。我。說。他。別。字。連。篇。焉。知。他。不。是。用。的。縮。筆。法。皆。因。近。來。常。有。班。寫。意。朋。友。上。大。菜。館。點。菜。把。飯。字。寫。作。反。字。算。是。寫。意。派。縮。筆。法。這。姓。周。的。家。私。大。了。寫。意。之。極。故。而。大。縮。特。縮。倒。也。是。說。不。定。的。呢。因。此。到。了。戲。館。中。罰。咒。也。不。敢。再。將。少。雄。看。輕。反。塌。力。將。他。巴。結。果。然。少。雄。於。皮。簧。之。道。十。分。精。明。連。一。板。一。眼。的。錯。處。都。逃。不。過。他。耳。朵。繼。宗。暗。想。古。人。說。曲。有。誤。周。郎。顧。可。見。姓。周。的。原。本。是。祖。傳。聽。戲。內。家。呢。這。夜。戲。館。內。很。有。班。豪。華。公。子。同。少。雄。打。招。呼。有。幾。個。

還過來敷衍問好。繼宗愈信他奶奶說的話大有意思。自覺身份夠他不上。坐在一起的。倒反有些偏促。幸得張大小姐也不願丟他意中人一個兒挨冷淡。他們坐的頭排。有位馬太太因事先走。騰出空座。大小姐便回頭問少雄說。你可要坐下來麼。少雄答應一聲。移下去坐了。繼宗到輕却一身擔負。因他起先不知少雄是官家子弟。還好現在曉得他是位公子。覺自己究是個生意人。刻刻慮着失禮。此時一個人坐了。倒反自由多咧。看完夜戲。繼宗夫妻仍坐汽車回家。還有許多客人回家的也有。有幾個却被張大小姐邀了回去。陪少雄打夜麻雀。好在這班太太奶奶們都是無拘無束成夜的。在外並不妨礙。只消天亮了回家去睡一叻。就沒人想到他宵來所作何事。所以上海風俗。尚夜不尚日。時人稱上海爲黑暗世界。大約也從這夜字裏頭的來歷呢。閒話少說。再表這張大小姐也是個閹閹千金。他父親在北京交通部當一個什麼司長。所生大小姐二小姐姊妹兩個。奉母

居。滬。不。過。大。小。姐。二。小。姐。姊。妹。二。人。的。性。格。截。然。不。同。大。小。姐。酷。愛。守。舊。二。小。姐。喜。歡。維。新。大。小。姐。結。交。的。盡。是。班。舊。社。會。中。人。物。彼。此。鬥。衣。衫。眩。裝。飾。浪。費。無。度。二。小。姐。却。省。儉。異。常。粗。服。亂。頭。布。裙。革。履。往。來。的。大。抵。女。學。生。之。流。自。己。也。在。女。學。堂。中。讀。書。平。常。頗。反。對。他。姊。姊。的。行。爲。無。奈。母。親。鍾。愛。許。其。揮。霍。二。小。姐。也。無。可。如。何。故。此。大。小。姐。請。客。沒。有。他。的。名。份。然。而。請。了。他。也。不。肯。來。呢。此。時。衆。人。一。窩。蜂。的。擁。到。張。公。館。却。巧。二。小。姐。還。不。曾。睡。在。書。房。中。踏。琴。自。遣。衆。人。進。去。他。也。不。及。閃。避。好。在。他。是。女。學。生。不。怕。陌。生。客。人。進。來。他。也。盈。盈。站。起。蓋。上。琴。箱。轉。身。向。他。們。含。笑。鞠。了。一。躬。然。後。挾。起。琴。譜。履。聲。橐。橐。自。回。房。內。去。了。衆。人。見。他。這。般。落。落。大。方。的。態。度。都。相。顧。愕。然。少。雄。更。呆。得。說。話。不。出。因。他。同。二。小。姐。還。是。第。一。次。見。面。不。知。這。是。何。人。兼。之。他。耳。濡。目。染。的。盡。都。是。珠。鑽。耀。目。綾。羅。遍。體。的。舊。女。界。照。這。般。鉛。華。不。御。本。色。天。然。的。女。子。他。也。難。得。寓。目。覺。此。女。容。貌。不。但。超。過。張。

大。小。姐。萬。倍。還。在。自。己。生。平。所。見。一。班。女。子。之。上。故。而。看。得。呆。了。張。大。小。姐。却。笑。對。衆。人。說。我。這。妹。子。不。知。什。麼。脾。氣。令。人。總。是。格。格。不。入。的。方。纔。他。在。這。裏。踏。琴。我。們。回。來。就。唱。一。支。外。國。調。大。家。聽。聽。也。未。爲。不。可。他。偏。像。煞。有。介。事。的。跑。了。欺。侮。我。們。不。會。踏。琴。我。偏。要。踏。一。齣。他。聽。聽。說。時。坐。下。去。開。了。琴。叮。叮。咚。咚。亂。彈。得。不。成。聲。調。口。中。還。要。淘。米。燒。飯。的。拉。腔。衆。人。都。聽。得。哈。哈。大。笑。說。老。大。別。現。世。了。要。踏。還。是。請。二。小。姐。出。來。踏。一。齣。罷。你。這。種。聲。調。教。人。聽。了。連。適。間。吃。的。大。菜。都。要。嘔。出。來。咧。大。小。姐。霍。地。站。起。說。誰。願。意。踏。什。麼。琴。呢。快。排。桌。子。又。麻。雀。咧。一。面。高。聲。喚。才。寶。貴。寶。那。裏。原。來。是。兩。個。丫。頭。應。聲。過。來。擺。麻。雀。桌。子。少。雄。聽。他。們。談。論。方。知。適。間。那。個。女。學。生。便。是。張。大。小。姐。的。妹。子。暗。暗。記。在。心。上。他。們。這。裏。又。麻。雀。碼。底。很。大。入。局。的。是。孔。家。太。太。葉。四。奶。奶。少。雄。和。一。個。廣。東。閩。秀。梁。三。小。姐。四。人。張。大。小。姐。因。自。己。是。主。人。理。應。讓。客。故。此。不。曾。入。座。扳。座。之。後。彼。此。議。定。一。千。

塊底。四百和到勒。梁小姐嫌碼底太大。要讓張大小姐自己下局。大小姐說。你休害怕。我和你對拼着就是了。梁小姐方不做聲。四人中算葉奶奶的賭品最好。不聲不響。善用靜工。少雄平常上慣更大的檯面。這裏不過和和張大小姐的興。故以談笑出之。輸贏都不在他心上。梁小姐份頭最小。脾氣也是最極。拿到一副好牌。他的臉也紅了。手也抖了。往往被別人看出痕跡。扣住牌永和不了。真的是賭錢輸極客。看看一底碼子倒快完了。張大小姐暗說不好。今兒同他合夥。算我沒開眼睛。我以為他也是漂亮人物。一定臨過大局。豈知他完全是個嫩角。眼看一底碼子輸完。自己便是五百。但八圈莊還沒到兩圈呢。想自己下去替他罷。恐他不肯放手。沒法可施。只得踱到他背後。看他豎手倒是一副好牌。南風一對是他坐風。還有三五六七八五張萬子。一對三索。東風白板各一隻。另外兩張同子。摸來張一萬。大小姐教他留着。打出東風。輪下去對面出南風。梁小姐碰了。發出張

同子。後來上家出九萬給他吃了。又發一張同子。自己摸白板成了對。梁小姐要丟一萬。大小姐教他開三索對子。果然不多時。上家發二萬被他吃了嵌張。打出三索。等的是四七萬張子。雖然是副渾一色。梁小姐可已手忙腳亂的了。不得面孔漲得似臙脂一般。衆人見此情形。萬子就帶緊了。大小姐暗罵梁三該死。怎如此不中用的。轉到少雄背後。看他手中還捺着張白板。見大小姐過來。笑問這張牌好打不好打。大小姐說由你自己。少雄答應一聲。拍的打將出去。梁小姐就嚷碰了。別人還以爲他和的。見他丟出一張五萬。那可更彰明顯著。不是四萬就是六萬的麻雀頭了。這兩張牌還有誰人敢打。大小姐也曉得。這回除非他自摸。或者見機的掉個張子。捨此就沒和的希望了。不意少雄却摸了隻六萬進來。而且是個閒張。大小姐雖然鎮定。至此也覺心中突突的跳個不住。看少雄有些兒猶豫不決。他就輕輕的說了句丟罷。少雄依言。打將出去。梁小姐推翻牌和了。這一

和。不。打。緊。葉。奶。奶。固。然。沒。話。孔。太。太。却。大。大。的。不。服。氣。因。這。回。正。敲。在。他。的。莊。上。所。以。要。教。少。雄。認。賠。賬。說。你。先。放。白。板。又。放。六。萬。不。是。明。明。串。襠。着。弄。別。人。頭。頸。嗎。少。雄。公。子。哥。兒。的。脾。氣。那。裏。受。得。住。說。話。眼。一。瞪。手。一。起。便。把。檯。面。也。掀。翻。了。說。放。你。媽。的。狗。屁。怎。麼。大。的。檯。面。爲。甚。我。要。串。襠。了。弄。你。頭。頸。你。賭。得。起。的。賭。賭。不。起。的。不。要。你。花。一。個。牢。錢。少。爺。一。個。人。匯。鈔。也。是。小。事。你。這。種。不。三。不。四。的。說。話。給。我。收。回。去。孔。太。太。的。丈。夫。在。前。清。時。代。也。是。做。官。的。他。仗。着。官。太。太。三。字。搭。了。一。世。的。架。子。不。意。今。兒。在。此。受。一。個。毛。頭。小。夥。子。的。奚。落。真。是。一。口。兜。心。氣。雖。然。沒。將。他。氣。殺。可。已。氣。得。他。面。上。的。臙。脂。花。粉。一。齊。浮。將。起。來。皆。由。他。上。了。些。年。紀。皮。膚。上。皺。紋。很。多。故。而。塗。的。粉。也。比。衆。爲。厚。此。時。心。中。一。氣。面。上。油。汗。發。漲。所。以。脂。粉。也。隨。着。浮。起。來。了。大。小。姐。恐。少。雄。脾。氣。燥。惹。禍。慌。忙。拖。他。到。自。己。房。中。推。在。沙。法。上。坐。了。自。己。也。坐。在。旁。邊。溫。言。勸。慰。說。今。兒。都。是。我。不。好。存。了。私。見。多。言。

惹事。你原是上我的當。孔太太不該冤枉於你。無怪你要生氣了。不過賭銅錢原爲尋快活消遣。一點兒小進出。孔太太就這般認真。也忒殺不漂亮咧。請你賠我的薄面。不可生氣。但少雄被張大小姐如此溫存。就有什麼氣也早消了。外面孔太太還倒在椅子上。氣得說話不出。葉奶奶過來勸他說。你我都是有年紀的人了。不必和這班小孩子一般脾氣。他們那裏是用心在。父。麻。雀。上。老。實。不。知。轉。的。什麼念頭。我們原本來和和調調的。就請我生氣。我也不願意呢。現在沒別的話。你到我家裏去抽一筒煙。消消氣罷。當下便把孔太太勸了出來。坐葉奶奶的汽車。同往他公館去了。裏面祇剩梁小姐一人。還呆坐着不知所爲。約摸等了一個左右鐘頭。大小姐和少雄還不出來。梁小姐好沒意思。看看才寶貴寶兩個使女。坐在壁角裏打磕銃。自己也覺十分困倦。便喚才寶開門。送他出來。他自己沒有汽車。適間原乘黃包車到大菜館。搭別人汽車往戲館。又附張小姐的汽車來此。現

了例行的公事。不過有時候太太回家夜深。子文睡着了。偶然失禮。太太也不計論。今兒可巧碰在太太發火頭上。覺子文沒出來迎接他。自尋自的好夢。這個錯處。可就大了。當時他也不急於喚醒子文。自把裙子卸下。換了在家粗穿的衣裳。喝一鍾茶。看看四週沒合式的兵器。抽開抽屜。見裏面有幾枝杭州天竺進香帶。回來的塗金絞絲針。一頭很尖。大可用得。便揀一枝長些的拿在手中。走到床面前。揭起棉被。見子文下身穿一條大脚管粗布短褲。褲管吊至腿灣。孔太太便揀他小膀上肉厚之處。用力一針刺去。不知子文痛與不痛。且待下回分解。



編輯話

者 記



本期的小品文字。有孫玉聲先生做的「說紅」。把許多水菓來比喻本雜誌。記者編輯時看了。竟然饒涎汨汨的嚙個不止。不曉得讀者諸君看了怎樣。孫先生是好久不做小品文字了。以前他主任笑林報及游戲報的時候。曾經做過花天焰口。戲迷傳。等滑稽文字。真是家絃戶誦。紙貴一時。讀者如其歡喜看他的。小品文字。記者當要求孫先生多做幾篇就是。

「權內的偵探家」是何海鳴先生的傑作。說女子偵探丈夫外遇的情形。確有這種神氣。其實多是給一個「疑」字在那裏調弄罷了。何先生還有一篇叫做「一個槍斃的人」。把中國惡社會痛痛快快的罵了一頓。刊在第五期上面。請諸位暫時忍耐一下子。也是編輯的賣一個小關子啊。

獨鶴的「留學生」。寄塵的「面之模型」。都說得很痛快。指嚴的「西婦之狗」。在滑稽中寓着許多感慨。小青的「紅寶石」。記中國大盜江南燕的一案。出沒得離奇別緻。多是不可不看的作品。

本雜誌的編輯部同發行部。界限分得很嚴。所以贈書一節。無論是特約撰述的。非特約撰述的。一概沒有。如其來稿上。注明不受酬。或願受雜誌的。刊出後。由編輯部發給書券。憑券取書。以清手續。請諸位先生原諒。原諒罷。

下期有一張奇怪照片。諸位不可不看。詳細目錄。請看反面。



第三期要目預告

插圖

- 五彩銅版精印插圖……………『秀卿』
- 五彩銅版精印插圖……………『奇怪照片』
- 紅閨福新開篇……………朱楓隱
- 社會閒評……………嚴獨鶴
- 新罵閻羅……………劉豁公
- 諧文二則……………程瞻廬
- 幻術叢話……………嚴芙孫
- 上海奇怪人……………姚民哀
- 滑稽詩四首……………程瞻廬
- 小說點將錄……………大胆書生
- 彩票毒……………程瞻廬
- 海上打油詩……………戚飯牛
- 塵塵談鬼……………陳小蝶
- 戲劇中之紅……………何海鳴

短篇小說

- 汽車……………馬二先生
- 留學生(二)……………嚴獨鶴
- 十三個情人對面觀……………王西神
- 老鴿式的丈母……………程瞻廬
- 紅……………張碧梧

長篇小說

- 新歇浦潮……………海上說夢人
- 第三回 怕老婆孔子文受氣 訓劣子周樹雄發威

本雜誌為中國最有價值之雜誌遍銷全國每期
竟達五萬餘冊

各大行號刊登廣告收效必宏且定價低廉印刷
精良尤為特色如蒙惠登無任歡迎

每 期 廣 告 價 目	特 等 六 十 元	上 等 三 十 五 元	普 通 三 十 元
每 第 全 面 半 面 四 分 之 一	二十元	十二元	六元

上列價目概以白紙墨色印刷為限如用
彩紙彩印等價目另議如欲代擬廣告文
字代打廣告式樣均可辦理如承委託請
與上海四馬路世界書局信託部接洽

The Scarlet Magazine

Published By The World Book Co. Ltd Shanghai.

版權所有不准轉載

編輯主任 桐鄉嚴獨鶴
理事編輯 上海施濟羣
發行者 世界書局
印刷者 世界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紅屋
電話 四七二二
分發行所 北京漢口 南京廣州 杭州甯波
世界書局

零購	每冊	實售一角每冊郵費
半年	廿五冊	實售二元日本國一分
全年	五十冊	實售四元外國四分

▲價目▼

▲寶號欲求營業發達……

▲請至世界書局接洽



代撰文體
代繪圖畫
代做廣告
代擬商標
代製仿單
代謀推廣

商戰競爭日烈凡百營業非推廣
難以戰勝本局特聘商業專門人
才設立信託部代辦各商店一切
推廣事宜一經委託無不盡心劃
策力謀發達俾獲厚利而圖久遠
各大商號盍速來乎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印刷考究……

▲取值低廉……

▲約期交貨……

▲決不遲延……

本局自備各種鉛印五彩石印並請專
們技師承印下列各種印刷盡心從事
如有委託無任歡迎

傳單·廣告·月份牌·股票

商標·招貼·文憑·卡片·仿單

錢票·鈔票·委任狀·禮券

承印

上海四馬路 世界書局 謹啓